

安特立夫著  
耿式之譯

小人物的懺悔

文學研究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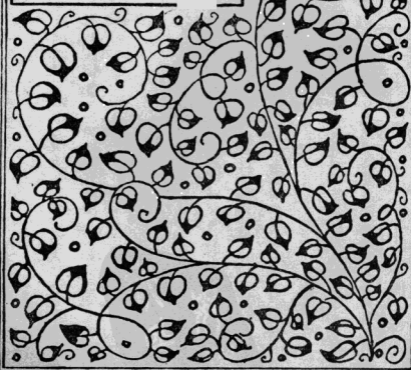
PDG



小人物的懺悔

耿式之譯  
Andreev 著

193



606716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二九七)

文學研究會叢書 小人物的懺悔一冊

The Confessions of a Little Man during Great Days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 Andreev

譯述者 耿式之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我讀完了安特列夫的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熱淚迸眶而出，輕輕的說道這真是浸在愛裏的非戰文學——是人的文學，是愛的文學——不但是俄國的文學，是世界的文學——是宇宙的愛的呼聲。

耶穌基督說道「你們要愛人如己」又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原來愛就是宇宙的生命。是生進化的本質。是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只有愛可以使人類有和平的，調和的生活。可以尋求他的真自我；使強暴凶惡的人變成慈悲的人。愛可以使我忘卻人我的分別。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可以安慰那被壓服的人，使他們脫離苦海，超入樂園。愛是光，是希望，是生命。愛是不朽的，是無限的，是前進的。

芸芸衆生，在生命的河裏應當怎樣的相親相愛的攜手前進呢？

不幸世界上的人們，忘記了他們的生命，磨滅了他們的自我，相爭競，相傾軋，相猜忌，相欺詐，以致造成了無量數的戰爭。生命的大流中，沾染了無量數的血花淚雨，斑斑點點的，使這愛的程

塗，生了無數的荊棘。

戰爭實在是罪惡呵！爲什麼哥哥要打死兄弟，兄弟要殺傷哥哥呢？爲的是誰呢？好好的都是兄弟，爲什麼要分出什麼疆界來呢？

然而不幸世界上終於有了戰爭……

我們既認定戰爭是罪惡，便應當使我們的弟兄姊妹們都知道戰爭是罪惡——刺激他們的感情，改造他們的思想，糾正他們的態度——叫他們不要再爭戰了——這便要用着文學了。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文學的目的沒有別的，祇要將人的思想與感情；人們對於生死的觀念；他們所愛，所怕，與所恨的一切，都借文學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從文學上了解人生，與人生發生親密的，新鮮的關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愛；因此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文學是「愛的表現」。戰爭實在是人類所痛恨的一件事，是人生的障礙，是愛的逆流。因此反對戰爭，咒咀戰爭，必有賴乎文學。於是就有筆上染着血漬，臉上印着淚痕，精神上滿含着愛的非戰文學出現。

安特列夫這種作品式之冗用了一個半月的工夫譯了出來，作爲文學研究會發書之一。我

取來讀完之後，便懷着兩種希望：一是希望因這一本譯文，引起我們中國人的——其實應當說人類的——愛的潛力，出來反對戰爭，更希望中國以此書為嚮引，有極鮮豔的非戰文學出現。第一是希望於全國——其實應當說人類全體的。第二是希望於現代獻身於文學的作家的。

寫到這裏，心熊熊的熱着，我亦呼喊道：——並且希望全都這樣喊——「來呀！讓我們連接牽着手罷！我愛你們！我愛你們！」

一九二一，八，二十八·瞿世英·於北京

#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

俄國安特立夫著

耿式之譯

## 上卷

聖彼得堡，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個人臨到了懺悔的時候，總是平心靜氣的說話，現在我也很清楚，但是就說這時候，我還鬧不明白，爲什麼在那一天我會那樣驚惶的。戰爭是戰爭，我們全知道的；沒有一個人喜歡迎接他來的；不過人家全是這樣的說，全是這樣的做，也就不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了；我們以前已經有過一會了，那日俄戰爭還鮮鮮的存在我們腦筋裏面哩。好比說現在罷，那流血的惡戰正是打得天花亂墜呢，而我在這兒沒有一點慌色，還是照常的過日子。我出去做我的工，拜訪我的朋友，常在戲院裏或電影場裏消遣，倘若沒有我妻的兄弟，伯弗爾，在戰場上，我就幾乎要時時忘掉這傳來的惡耗了。

自然我並不否認我心中的焦心掛慮，我實在不能真切描寫出這種心緒上的感覺；這是一種悲痛失望，差不多在每天早晨進餐的時候，要湧上心頭來的。你剛打開你的報紙（除了哥彼卡報以外，我還有兩種）你就劈頭看見那些比利時人民在那邊所受的災禍恐怖，他們兒女和房宅的蹂躪，你在那時候，覺得彷彿有人用冷水灌在你身上，在霜雪冬天，把你赤體拉到露天站着似的。不過這種感覺並不是驚惶；祇是對於那些受災難的人發生一種惻隱心罷了。

我不是說過了麼，在頭一天我的驚怕，真要笑死人。我現在想起來，也要臉紅。我只要說，在八月二日我差不多化了三十個盧布，把我們住在蘇滑洛夫的家，急慌的搬到鎮上去，後來不到五天，我又帶着我的全家，坐着大車，搬回去，我們在城裏，正正耽擱到八月二十五日纔安心恢復原狀。說起我們在那時候的樣子真是好笑！我的妻，蓬頭散髮着，臉都不洗，眼也迷了，心也亂了，帶着孩子在車裏東西的亂撞，而我這一家之主，在路上跟着他們旁邊，大步走着，覺得彷彿死刑日就在我們後面，我們必須要飛跑，飛跑，不敢回頭看一下，不敢停着喘喘氣，我們不祇要逃到聖彼得堡去，是要到天邊地角裏去。

沿路上所有店鋪都出賣着許多麵包，而我拿了幾塊麵包硬皮，塞在口袋裏，到餓的時候，好拿出來吃，謹慎謀算——隨時隨地的小心！

那時候天氣真是清明，但是我們連對於這天氣都不相信，我們覺着彷彿那天要下大雨，或是雖然在八月裏，彷彿有一陣大雪要下在我們身上，我們快要死在路上了！我們恨罵我們的車夫趕得慢，真可怕！

我心裏又湧出一陣羞醜的感想，我在路旁採下一朵藍色小鐘花遞給我的小女孩，麗得司，我給她的時候，我作嬉面對她笑了一下，這是天真自然的動作，我對我的孩子們總是嬉皮笑臉的，而對麗得司尤其高興，但是現在倒激刺了我的心，使我想起我在那時候心中的感想來，我就祝賀我自己，因為我並沒有像別人那樣腦袋丟下來，我還在那兒採幾朵花，笑嬉嬉想安慰我這一家呢，好一個特別的英雄主義！

我們撞進自己屋子裏的時候，我們的心裏是何等的放鬆！我們喜躍躍的點着臘燭（電燈在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已經不通電了）我們團團圓圓的圍着桌上一個火壺。

最可奇怪的事就是，我實在不十分明白我以前心中的驚惶在什麼時候消去的，怎麼五天後我們又會風平浪靜的回到城裏來，心裏却一點沒有慚愧的。不過那大車裏一半都載着像我們這樣的英雄。我真不懂我們彼此的感想如何？可是我以為我們並不是煩惱；我們在路上說說談談，都是直爽不疑的說，我們這一搬動，化了不少錢，真是夠傻了！

我自己說一句老實話，我一大半是被我的妻那種說不出來的驚惶所傳染的。無論如何，我對我們的老朋友講，總是把這句話來解釋我們這一趟『逃出埃及』。不過這解釋並不十分滿足我自己的良心。倘使我是一個怯夫，我是一個所謂女性的人，那末沒有什麼話再要說了，不過我並不是怯夫，我是個有點勇氣的男人；不過我腦子裏有了驚風證，外面彷彿已經天翻地覆了。當我在車旁昂步走着，探起花朵的時候，我一定帶出那副傻樣子來！我雇了這輛車，救了我一家，看我自已真是一個敏捷人！

我真不懂我怎麼會那樣的？

我現在知道了，說真的，那戰爭給我的幻想，實在太恐嚇，太奇怪，簡直世上沒有比得上戰爭

的了。我現在死命也不能再造出這幻想來。這一定好像霹靂一聲，說世界末日到了，一切生物要同歸死亡了。我那時候一定聽見了一陣嚇得死的雷聲，要把地球劈成兩半，而我們一定要飛開，纔能活命。

可是現在我記得一件事，我真有點怕那些德國人和他們的德皇。其實我一點都不想他們，因為他們決不能在一天之內飛到蘇滑洛夫這兒來，這句話，傻子也明白的。

那末我爲什麼要這樣怕那些德國人呢？難道他們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類，像我們怕他們這樣的來怕我們嗎？

我們和他們從前全坐在一隻船上的。那時候好像有許多水中動物追近我們的腳跟，用他們可怕的怪爪撕破了這地球……不，狀態不出來。動物是什麼？現在有誰來怕動物的？在那時候就不一樣了。我的腦子裏一定有點迷病，看着外面彷彿天翻地覆了——真是翻覆了——所以我彷彿不用腳走路，却是像體育家似的用手撐地。俗語拿大鼎走着路。

我又想起，那天在路上的每一件事都使我奇怪；就是那些最平常最微小，一點也不要緊的



事也是這樣。好比說有一個人從路上走過來，我就留心看他的兩條腿走動，我心裏想道：「真奇怪，他現在走哩！」或是一隻老母雞跑出田園來，或是一隻小雞坐在野草地上，我又驚訝道：「一隻小雞！」或是我對一個商人說了「早晨好」，我又奇怪，他也回答我說：「早晨好」，並不是吓啦吓啦的野噪音！我看見鎮上的街道——又是驚了一下，還有那位站在牆角裏的巡警，和我們看見坐在車裏的一個人，忽然叫我驚起來，彷彿聽見德皇威廉嘴裏說「宣戰了」似的，從此那些小雞和巡警和街道將要埋沒在地獄層裏，人類的噪音要變成野獸般的粗吼聲，一個人的驚慌會真變出這種怪想來！

現在我思想真可笑，我想起來都怪含羞的，除了麗得司路的一朵花以外，還有一件事悶着我的良心，我究竟是不是一個怯夫，我上面已經寫了一大段，這還是在猶豫之中，不過我總是誠實的說我並不是怯夫。在我這本日記裏面，可以帶着上帝和我自己的良心，再多說一點；我不僅是一點誠實，而且誠實得很利害，我自自然也很以為驕傲的，不過無論如何，人家總知道我這為人的。可是到底有一次犯了我的誠實和驕性，在那天八月二日，那短命的日子，我會把我們的女廚

子安尼西耶留在蘇滑洛夫這兒，雖然她流眼淚懇求我帶她同走，我卻不理。

就是這件事到現在也不過是一笑罷了。想起那時候，這件傻事有什麼可做的？到底怎麼會去做了？兩天後她又回來了，她在車上自己藏着，帶回來一罐頭鹹黃瓜。想起那一天，事情自然大不相同，自然是背逆得很。那時候我東奔西跑的，不知爲什麼大不了的危險災禍要救出我的家，可是我叫這可憐的女人留在家裏，因爲車中沒有敷餘地方給她坐，或是因爲我一定要留一個人在家裏看守我的財產！無論在什麼危險的時候，我總忘不了我的財產！

不過我想起來，倒還心慰，因爲雖然安尼西耶哭着帶她一同走，後來沒有帶她去，她倒並不嫉恨我們，傻女人！

八月二十九日

我寫這本日記是在每天夜裏，我有時從公事房裏拿幾張報紙回家，假裝看報的時候，來寫我這日記文。我的妻是一個奇怪的生物，到處是奇怪；她是一個出衆的女人，性情很好，很聰明，很肯辦事，可是連她那最親近最相愛的男人（指他自己）都不敢把他腦子裏對於她的思想說出

來。我是主張自由思想，自由表出意見的，所以我承認，我所寫的，沒有一個人要來讀他。這並不是一個人不情願洩漏他心中的事，連他所愛的都不肯告訴，乃是因為要躲開種種危險和陷阱，假使一個人比我還不小心些，他尚且免不了要墜落進去的。我不干涉人家的思想，我也不願意別人家來干涉我。

我現在要做一篇大懺悔。雖然外面有那樣的災禍，我卻依舊是一個於心無愧的快樂人！那兒有流血的殘殺正在天驚地慌的亂戰着，這兒呢，我的妻，莎生卡，正在替孩子們洗澡。她洗完了小寶貝麗得司，又洗了那野孩子彼得，現在正替琴納拭身。她（指他妻）自己微笑着，多末可愛！她把孩子們放在牀上後，就要去忙她自己的家務，好比說，去預備明天禮拜日的一切東西，或是她要去彈彈鋼琴。

昨天我們從她的兄弟伯弗爾那兒接到一張明信片，所以莎生卡一定很喜歡，要稱心一個星期哩。自然我們不能說以後有什麼事發生，但是我們祇要不看望顧慮得太遠，我們的生活，就可以說是一個真正快樂的。莎生卡的鋼琴是租賃來的；莎生卡極喜好音樂，她以前進過音樂學

校。在這戰爭的時候，她想經濟些，打算廢了那鋼琴罷，但是我不肯。你想，一個月祇要化五個盧布，是小意思，何苦要廢掉全家聽她彈琴的樂趣呢。況且麗得司珞也剛起頭學琴，她很驕傲這六歲半女孩子的天才。

不錯，我真是一個快樂人。我一定要在這日記上寫出我這快樂的幾個理由來，雖是不肯對人家說出。頭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已經四十五歲了，所以不管有什麼事出來，我可以放心，不會出別的事了。這句話對別人講，彷彿有點不妥當；這一定要鬧出誤會來。我一定要做一點瞞騙的事，若是別人家全出去打仗，我就可以借詞推託說，倘使我现在是年輕些，壯健些等等，我一定要加入去出力氣，不過其實我心裏真是暗喜，因為我並不違背某條法律，而能安然住在家裏，省得我去拚死命的吃鎗子兒。

當那些人在我們公事房裏圍着一張地圖，大聲死命的說這是大戰爭，這次有極大的用意利害，我在那時候，很為懺悔，我決不想同他們辯論。我這小小的反抗意見有什麼用處？他們反倒要笑我，或是戲弄我，好像他們在一兩天前嘲笑那管賬人物西耶似的，幾乎把那可憐人流出眼

淚來。再說，有一兩句不慎重的話觸犯了現在人民時行的規矩，就要吃虧。現在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說法是好。

不管那些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和各種報紙上所說的話，我反正一定堅持，我完全不喜好看戰爭。比我的心思大幾倍的人，好比說是大學士，政治家，或是著作家，他們可以從這亂殺一陣裏看出點深奧意思來，但是我這小心眼兒看不出那裏面有一點好處來。我腦子裏想我自己站在前敵的戰地上，有許多人拿着手鎗和長鎗瞄準着我，兇兇的想殺我——瞄準着，用手指一動，開了鎗，砰的一聲打中我——那時候，我真覺着可笑；這好像開個玩笑遊戲似的。他們所瞄準着鎗的特別地點和目的是在那兒？是我的前額，胸膛呢，還是我的胃腸？不過我怎樣的摸我自己的全身，上下的看我自己，我實在找不出我身上有一塊地方是值得一鎗的。我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尋常的人，沒有一個人想來向我放鎗，除非他是一個傻子。我有個原諒，因為我談不上那些鎗子兒。我稍微再一想，我看見一個德國人在戰地那邊，正在摸軟着他的肚腸，笑罵我這多末傻的小子，那末這放一放鎗真是越來越不通，越沒有價值。

讓我們設想，就說是那德國人不摸軟他的肚腸，他竟直瞄着鎗想殺我，那末他究竟知道爲什麼要殺我麼？我是一個傻子，是個怯夫，這話很對的；我們並不爭辯這個，但是假設說像我這樣的，不祇我一個呢？假設有幾千個，幾千萬個人在這兒聖彼得堡，像我一樣，他們也寫日記，也是快樂，因爲他們也沒有被強迫去送死，他們也同我一樣的主張，那末該怎麼辦呢？

我承認，若是一個人怕傷害他自己的皮膚，實在沒有什麼可誇口的；不過我不希望傷害皮膚去得那聖喬治的十字徽章；我並不是爲聖喬治的十字徽章而生的，我也永不要去做馬拉哥夫山的綠林英雄。我生平沒有害過一個人，我有充分的權利來申明說，沒有一個人應來害我，如同射麻雀般的射死我。我沒有想要開戰，威廉沒有派他的公使到我這兒來問我願意開戰不願意；他光是說『開戰』這就全來了。這無須說得，我是愛我的國家，俄羅斯無論有什麼傻子或瘋人來攻擊她，我一定要不管我的皮膚，去保護她。若是我在從軍年齡的時候（這真是老實話）我真不應當託詞醫理上的不適合，去躲避我的責任，或是假借別的機會，藏在姨母的裙子後面。我應當跟着大家一同到戰地上，預備去殺人或是被殺。

這句話真似青天白日般的明白；不過碰巧我現在已經四十五歲了，我有充分的權利，可以住在我所住的地方，可以隨我的便去思想，可以做一個怯夫或是傻子，只要是我願意。這就是湊巧的運氣！我的運氣若是不好一點，我不是伊利亞·彼羅維乞、德門台甫（他自己的名字），我不住在聖彼得堡的郵政局街裏，我或者是一個比利時人，一個馬特林克夫人；我或者已經死在德國殼兒底下，但是所幸我真是伊利亞·彼羅維乞，現在四十五歲，真是住在聖彼得堡的郵政局街裏，沒有德國殼兒能到我的身旁，所以我在良心裏是很快樂。

外面一切的事都可以任意怎樣就怎樣。我可以不在我們這個富餘而足以維持着不怕戰爭的銀行裏做事，我或者以前做着一件小行業，因為戰爭，那行業就倒了，那末或者我同着我的麗得司瑤流落在外面，無家無室，我的空囊裏祇有一張發財票，在儲蓄銀行裏存着五百盧布——這倒也很有趣的，或者我做了一個北極人或加利西亞的猶太人，像臭肉似的躺在塵土裏，或是吊在樹上飄搖着，這也是或有的事，沒有人能逃脫他的命運！

不過瞎想現在所不是的事，真是無用，不管怎樣我為那些比利時人和在戰壕裏的吾們自

己兵士發愁，我總不得不爲我現在的「我」暗喜。上帝啊！要想到倘使我沒有我這可愛的莎生卡，我以前娶了一個壞女人做妻室，娶了世界上處處全有的那類女人呢！那也就是命運；好在已然是這樣，所以我歉歉的盼着我的快樂。

莎生卡剛才正彈着比利時國歌。這音節是何等的壯美啊！是何等的奮興，足足表示出愛自由愛祖國的雄厚啊！我聽着的時候，眼淚滿在我的眼眶裏。對於那些無辜遭殃的比利時人民的憐憫心禁不住湧上我的心來。他們那壯美的國歌和祖國的愛心終究沒有給他們勝利；他們現在正被那些粗魯的德國人所潰散哩。

是的，不管那些在我們公事房裏的政治家怎樣的說，我永不能承認說，這次戰爭是有益的戰爭。要想起來，真是無理已極！明明是好端端的人，被人家潰散了，殘殺了，而他們還一味的偏說這戰爭是沒有害處，他們還強詞奪理說，因爲當我們攻到了柏林，公理就全勝了。那一種公理，那公理是爲誰們的公理？對那一個比利時人有什麼用處——就讓我們說，公理利益了像我這樣年紀的一個人再說那兒，一定有許多像我這樣的人。足見他們所謂的公理，不是公的，乃是爲少數人的。



莎生卡說天氣不早了，這時候該去睡了。我想我並沒有什麼錯過，做了一天勤苦，誠實的工  
作以後，我應當歡歡喜喜的享受這靜夜的安息！

彼得格勒

譯者按譯就是聖彼得堡，因為聖彼得堡是一個德國字，所以改了這個名字。

九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是一天歷史上的大日子，聖彼得堡的地名已經改了彼得格勒。從今以後我就是彼得格勒的人了。改了名字，很難慣的，雖是這個字還很好聽。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都很喜歡，不過我很爲發愁，因爲在契約上失掉了極熟悉的老彼得堡，聖彼得堡一個字，彼得格勒要叫你覺得好像你穿着一件新外衣在你銀行行長的應接室裏悶坐着一正天似的。那件外衣是一塊好料子，可以不必疑惑，但是你勢必要愁厭那件骯髒不堪的襯衫，襯衫上每一點污跡要叫你渾身不是的難受。

我們連着打勝仗，普魯士已經被我們軍隊佔據了，又有一個傳言說今天，或是明天，我們要進取哥尼斯不爾厄（德國古京）這實在是緊急的時候！今天的報館通信員說，勒瓦夫和哈利齊



地方已經攻下了，奧國人完全潰散了。

我不必掩瞞我剛才所說的話，因為我始終是一個愛和平的人，我看出這和平的榮耀，若是一定要有戰爭，自然最好是戰勝，不要戰敗。

這戰爭傳布得多快啊！他的猛烈脚步好敏捷啊！我想起我在小孩的時候，我有一次在城裏看見一會失火，起先一間房子不謹慎失了火，後來不到一點鐘在全村裏每一個茅房都發火燄了，一望好像烟火無盡頭，一直到海邊。

這可以給道德家作個很有趣的研究，去找出人類靈魂裏有什麼東西使得他們歡欣去看失火。失火有什麼賞心的樂事？是不是那可驚的火鐘，那救火夫的銅冠，還是那熱鬧的人衆？我是小孩的時候，到省鎮的一個學校裏去讀書，我很記得我們常跑去看看失火，不管他有多遠。工人們要丟下他們的傢伙，也跑去看，不管他們全身污穢的衣裳和漆黑的臉面。大人和小孩們嘴裏都嚷着『失火了』，爬到房頂上去，爬的時候，叮噠的敲着鐵片，站在屋上張着手臂，手指向着火的方向，好似銅像紀念碑上的先鋒一般。就是在學校裏聽見了救火團的跑聲，我們也擁擠在窗口去

看，教員們也自己伸長着頭向外看。可是沒有一個人心裏想到那些他們房屋被燒的老少男女哩。

我認罪，我是對於這場歐洲大火發生驚惶怪想，茫然不知道一天變似一天。我自然情願和平，那些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都一味的說，像在這現在天天開戰的時代裏應當驕傲些才好，我却極端的不表同情；不過我不得不關心這次戰爭。

伯弗爾是在我心中惟一的擔憂，沒有他就好了。他現在是揚揚的大有霸普魯士國土的氣概，可是誰知道明天又該怎樣呢？我倘使現在不是四十五歲，乃是二十或三十歲的年紀，那末此刻該在什麼地方呢？這個思想有點寒冷你的熱度，不過你的熱度到了盡頭的程度，也該記得這句話。不要太過。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

自從我得着伯弗爾的消息以來，已經兩星期了。在他最末一封信或最後兩次信裏面寫着，他近來在普魯士附近，那地方聽說孫生諾甫軍隊完全被潰散了。莎生卡憂愁得利害，再加上她

的母親差不多天天到我們這兒來，這位可憐老太太的愁面哭臉把全家鬧個不像樣。她現在還在這兒呢，從馬斯地方一直來的。我在這兒寫的時候，莎生卡正在飯廳裏給她喝咖啡。除了伯弗爾外，莎生卡的母親又有一個兒子，名叫尼哥萊依已經結婚成家了。那位老太太同他一塊住着，她自己不要操心，但是或者因為尼哥萊依對她不十分同情合感，或是因為天賦的人情，為母親的總是偏愛她的女兒，因此她也總是到這兒來給我們煩惱和憂愁。我並不是對這位無害的老太太說壞話，不過我一定承認，我是看她天天的來，免不了生些厭心。那天她流着眼淚埋怨說那尼哥萊依同他的妻不好好的過日子，這天又提起伯弗爾來了。常有這類的事，叫莎生卡不是驚惶，便是愁悶，把我們一家裏弄得糟亂顛倒，要不然我們很快樂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伯弗爾，我現在寫他名字的這個時候，想起他此刻或是傷了，甚或被殺了，我禁不住竦了一下肩。昨晚半夜裏我醒起來，後來再也睡不着了，因為有兩件衝突相互的感相攪擾了我。我不能想伯弗爾現在還活着，我也不敢信他已經死了。我那時真不知道，去愁憐他在戰場裏冒死呢，還是去哭吊他亡陣了呢。

現在這時候，我想他或者還活着，但是他早晚要死在這可怕的戰爭裏，好像一家包辦的屠戮，比公理戰勝的定律還要確定些。那般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死要說這歐戰到了十一月就定局了，我却插一聲嘴。我想他們這些論調是抱樂觀過度了；至早在耶穌聖誕節前，我們不要想有片時的和平，還有四個月在我們眼前呢，每一個月有二萬個人亡陣，那末伯弗爾在地上有什麼巧機會給他？

我是一個男子，我能夠用毅力去看透那所看不見的，倘若那個惡消息真臨到我們來，我一人能夠慷慨受那拳打，但是母親和莎生卡該如何是好呢？那位可憐的老太太，若是聽見了一句不幸的風聲，她就要預備着死。

昨夜裏我醒着躺在牀上，心裏想，若是那不幸的消息真來了，我該怎樣讓母親知道呢？我對她先說什麼話好呢？想到這兒的時候，我的心上的亂跳，要說出一個字把全家的心意情形完全換了別一種，要把幾秒鐘前的光景變成大不相同，實在不是一件所樂爲的事。明明知道一說，就要破出真愁面來，而又不得不說，那真是可怕，而尤其可怕的，就是我在事前並不知道那愁面

破到什麼地步。只是流一陣眼淚呢，或是發一陣傷心的哭聲，還是暈然就死將過去呢？

剛才我要出飯廳之前，母親正舉着一塊餅乾伸到嘴去，我很注意她。我想到：『我不知道，若是我告訴她，伯弗爾已經死了的時候，那塊餅乾該怎麼樣？』那時我腦子裏忽然演出一張活潑的畫片來：看見那塊不幸的餅乾從她的嘴旁，應時滾落在地板上；我還能看見那塊餅乾掉下的地方，以後安尼西耶進來打掃屋子的時候，她要拾起來吃了他，也不管他從那裏來的。

彼那格勒地方的秋天天氣實在使我們全受了很壞的影響。小孩子們都是很性暴氣燥了，就是我那最愛的麗得司瑤都忘了她平常的仙女性情，常同那壞孩子彼得打架。

### 本夜

我沿着那條河和奈夫斯開附近步行了三個鐘頭，現在剛回來。我們這北方省城真是一個華美的城，這樣的宏大壯威，有許多人說這地方比不上莫西科。就是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也常常無味耗時的這樣說，不過我還是守着我的老皮氣，閉口不說。同那般瞎子，或是不願意看的人死命講理辯白有什麼用處？這類人裏最叫我生氣的就是祖連斯基，一個北方波蘭人，他總是自

己以爲合乎正理的，因爲他碰巧在巴黎留學過六個月，看他的鼻子向上一捲的樣子，我很喜歡這傻小子親自去造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大城！

我到了奈夫斯開的時候，正是電燈如魔術般的亮起來，把暗霧的旁晚，一霎時變成青藍色。說起來也真奇怪，不管那天氣是下雨或是下雪，只要電燈一亮，就會立即變成那種幻靜的氣象。我同街上的人衆都帶着歡樂的面容；這天的天氣比較平常濃密些，活潑些；我在裏面走着，不知不覺走到海軍部門口，自己不知道從那條路走來的。我們（他和路人）彷彿注意着空氣，不注意街道。我一路走着，一路讚賞四處藍色，白色和紫色的電光。游車像流水似的走過，多得叫人去數他們青紅的電燈都數不過來了。汽車飛過滑平的橋，他們的大電燈好像怪大發光的眼睛；電光廣告在天空裏忽亮忽暗的照着；擁擠的路人喧嘩着步行，向前走，總是前進；許多單馬車突進突出的在街市裏奔忙着；幾隻怒馬拉着一輛車搶前飛去，一定是拉某某人到某某夜宴會裏去……也不必用我來描寫這夜景的榮耀！

在河堤上有許多宏大陰沈的宮殿高起着；一隻駛行汽船的燈光忽東忽西的在黑水面上

閃耀着；「那彼得，保羅殿臺」上點點可以看出列代俄皇的紀念碑。那淒冷的鐘聲蕩漾在空中，好似時針的聲浪……雙雙靜默的男女坐在圓石座上，好像莎生卡同我在未結婚之前，兩人形影並肩坐在那兒，我的手時常假裝怕冷，伸在她的小暖手筒裏。我不時的站着望那條正在造築的宮殿新橋，心裏想這條橋又於我們這奇城裏添了不少美。

我在人衆裏轉路回家的時候，我心想那可怖的戰爭離我們極遠呢，雖然這戰爭正在狂熱的時候，他決沒有力量來阻止滯停人生的生活和一切人類的生產天下的一事一物都定得很堅很實的那些游車，單馬車，就說是那雙雙座上的對偶，和我們日常所用的各物，都彷彿鑄成鋼般的堅實。我想起我早先的驚惶，真是越想越羞恥了。本來我們有什麼可怕的！

謠言說，柏林現在完全沉在黑暗裏，那些德國人都快餓死了。我是一個俄國人，我想我應當爲他們的不幸而歡喜，因爲這野蠻的戰爭都要歸罪於他們，但是……我現在又要說出我在我們公事房裏所屏氣不敢說的話了。他們的柏林祇要有一點兒像我們彼得格勒的現象，我真要爲他們德國人擔憂。他們那些可憐的，冒險性的刁頓人現在一定受了多少的嚴冷，他們一定要



怨罵他們參加這萬惡戰爭的苦日子。他們一定要想：『若是我們總是這樣鎮天的造罪殘殺，而我們一無所得，所得的祇是黑暗和嚴冷，那究竟有什麼用處？』我真不能明白那些彼此殺戮的人們有什麼心眼兒！

我一定要去睡了。哎，還有一件事，我差不多把他忘了——我想這是因為我不常寫日記，所以我忘了那最要緊的事——我們接着一張伯弗爾的明信片了。他還活着，近來很好。那封信到的時候，正是母親在大廳裏自己裹着臉紗巾，剛要回家的時候。她和莎生卡都高興得很。我也自然要分受她們的快樂。但是人類的快樂够何等的恍惚不久呀！

九月二十五日

我看出來，他們人民未免有點低卑。他們一時要怨罵那戰爭和戰爭的殘暴，又一時要你歡我喜的羨盼那戰爭。這或者因為我們在加利西亞勝利了，或是在軍界裏提拔出人頭的事很多，但是在我的腦子裏裝滿着報紙裏和我們公事房裏的鬧聲笑聲，實在太多了。沒有一個人不承認比利時人都是英雄，比國王阿爾李特是個高尚的大人物，真不愧戴着他的王冕，不過你看那

些英雄的喉嚨都整個兒的割下來，那末還有什麼可喜可賀的？我自自然然是照常閉着嘴，但是他們的態度越發驚人。不過我自己也不能抵制公衆的愛國心，我也買一張比國王阿爾宰特的相片，表示我這一點微忱。在報紙上劈面就是印着大黑字，好比「耶拉斯夫的大火，」散德米爾的滿天燄，」我一看就覺得腦子裏非常難受，彷彿外面有東西進到我腦裏一般。那時候一個人若眼睛一閉，就立即可以現出一幅「耶拉斯夫的大火，」或「散德米爾的滿天燄」的慘景來！你自己不知不覺的要感謝你的救星，因為彼得格勒離那些恐怖還極遠呢。

九月二十七日

我思索了好久，現在已經決定肯讓安特列、滑西萊維基看我這本日記了，祇要他運氣好，能夠從戰場裏回來。他以前是一個永不同我合意的人；不管我是對是不對，讓他先批評我這本日記看。從前我覺得有人來讀我對於我自己的年齡和本身的快樂所寫的筆記，是一定不合意的，彷彿要寫下一個人私自利益的事情是很卑鄙的，又彷彿有點事要隱藏的。不過我並不是卑鄙，我沒有什麼要隱藏的。我祇是不願意把我的意見硬擲給別人是了。我沒有什麼東西要隱藏的；

我的生活是對於什麼人都公開的。

彼得（他的兒子）得了喉熱病，我們又極難找得一個醫生，我們自己的醫生到戰地裏去了；別些個沒有出去的，又是在軍醫院裏太忙，實在幾乎不能請出一個來。照着別人家說，我應當歡喜，因為我這病孩子沒有醫藥的救治，是一番捨己利人的好意，我應當打個高尚的主意，但是我不能對於這題目，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

九月三十日

我聽見了德國兵攻圍安特厄爾比（比利時大商埠）我的心也跟他们一同驚駭戰慄。幾千幾萬管重鐵鎗正在轟擊那商城；古跡屋宇都遭了火災；居民都逃走了；祇看見兵丁在荒絕的街市裏前驅着。我的報紙上說，「安特厄爾比現在已經滿天通紅。」我就閉眼意想這句話的意思。無數的飛機飛揚在紅燄的天空中，擲下炸彈來。那地的人要逃離這黑獄，要飛脫這火燄，這炸爆，這房屋，和這塊煙火焦灰的荒地。當時，他們逃走的時候，作了什麼一種醜惡的怖狀了？

我讀着報紙裏的恐怖，越發的恐怖，好像我親自飛過那黑夜裏紅光的安特厄爾比城似的，

我又恨我這無窮的恐怖，因此我又恨那些膽大不怕的粗人，難道他們又是一類人，所以他們沒有害怕心，沒有憐恤心麼？爲什麼他們的手不發抖，他們的心不安靜呢？他們的眼睛是什麼樣的，怎麼不止的在他們飛艇裏向下偷看（或是他們在裏面鬧鬼）下面那燒盡煙餘的城市還測量瞄準放炸藥呢？

這些事完全好像仙談神話一樣，真叫我不能信他是真的。若那是真的，那末有我在地球上有什麼用——一個老繇羊遲慢落在人才擁擠的後面？只是在我睡着的時候，我才能飛；我醒着的時候，我只會找一塊地方藏着我的腦袋。這戰爭未發生以前，我們有一架飛機飛過奈夫斯開來，我們都搶步跑出公事房外來看他。那飛機在雲霧裏飛揚着，黃金色的日光照射得何等的光彩呀！街上的人都伸長着脖子望着他，裏面有一個喝醉酒的文官，他頭上戴着一頂很整齊的帽子，那個酒壺口露出在他衣袋外面。他半閉着眼睛向上一看，好像要測量他的遠近，大聲嚷道：「這一定要一個不醉酒的人去管這飛機！」他就跑開了，我們都笑他，不過現在我腦子裏想着安特厄爾比的紅光天色的時候，我又想起他這一句話來，究竟管那飛機的人是要清醒的呢，或是

喝醉的人不過我極端不贊成那新式的飛機飛在雲霧裏擲下無煙的炸彈來管那飛機的人是  
一個新式的暴君，他要小視，壓制一切同種的人類。我們知足了，我們不要他那樣的人——無慈  
悲無心肝的人，他要打破人的腦袋像雞蛋般的容易。我自己情願做一個落人後的繇羊，不願意  
做他們那樣的人，讓他們任意的殺戮，祇要他們高興，我也情願犧牲我自己的喉嚨！

我的思想總是繞轉着安特厄爾比那地方一定也同我們這兒彼得格勒一樣的，同是宏大  
華麗；那兒無數的河水現在一定正照着火光，赤血在深夜的黑暗裏流着，還有那天上的紅光！  
帝啊！好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這世界裏轟裂呢！

十月十一日

安特厄爾比城被攻下了。

十月十五日

我不知道這或者是因爲天氣不好，因爲有種種黑暗和一切的迷夢，不過我近來心裏總是  
悶塞得很，我看什麼事都不起興，我的腸胃裏常是想反嘔，你在每天早晨一起來就有外面游車

的吵鬧——雖然現在有了戰爭，遊車缺少了，而坐客行人反倒多了——你要出街來，就被人衆擁着壓着，彷彿你在發酒風似的。街上許多擁擠不走的男男女女，手裏拿着旗，拿着花，但却並不增加了素常大衆的歡心，而最爲狂熱驕橫的，就是那些男孩和女孩，他們的父母最好把他們鎖在家裏，比讓他們牽手拉腳的在街上亂跑好得多。

我也同別人一樣，常預備去擔負我的責任；祇要我的力量所能，我是很高興的，我以前感覺着不信認那種責任和愛國熱情，輕視那些看着你的眼向你捐錢的人，其實我很反對我這個意思。人民在街上走着，彷彿都不敢彼此正眼相看，其實每一個人都想偷一眼，看別人家近來的臉色。態度就是我自己也不能不這樣。我的錢囊倒不必十分小心究查，但是我的靈魂按他的靈魂很不自贊成愛國的狂熱，不過他嘴上說他反對他自己的靈魂，所以他用他的錢囊去盡他的責任。不能不小心些。我的靈魂是我自己的；我是

那靈魂的主人。國家可以隨意遺動我的肉身，按照法律的規定，但是沒有一個人，就是大彼得他自己也沒有權利來審究我的靈魂，無論他的律法多末良善，決不能施行在我靈魂裏。近來外面人攪擾我的靈魂太利害了，人人都來搖動我的靈魂，像公共街道似的人人都要走走。

好比說，今天我同莎薩（即他的妻莎生卡）大起辯論。我生平總看我是一個自由黨人。我想每一個具智識的人都應當是個自由黨人。所有國家在我眼裏都是一樣的。我看看德國人，法國人，就或是一個猶太人都是沒有分別的。不過近來這兩月裏那些報紙上，公事房裏的人，和所有外面人都想感動我，說我應當恨德國人。就是莎薩今天也極兇暴的對我說：「若是你現在還要愛德國人，那末你真是卑鄙了！」

我抗聲說道：「你怎麼知道我愛他們？按着我的主義，我什麼人都不能恨，無論他是誰。」她一笑。

「主義，不錯的。若是伯弗爾是你的親兄弟，不是我的，那末我們又可以聽見你另有一番口氣了！我恐怕母親到這兒來看見你對於她的兒子這樣的愛心，該怎麼受得了？」

她說完後，我想她決不會那樣兇暴的，她居然罵起我怯夫買國賊來，並且說我年老，脫逃從軍戰地，所以我這樣歡喜。實在我真是歡喜，後來我們鬧了好久，她彷彿又順了我，她就談起我這一兩天裏胃口消化不好了！我這樣的胃口消化不好，這樣的心虛，也要我當個勇兵。

我全夜裏沒有說一句話，或者以後一兩天也要不說話，表示我的怒氣；但是我恐怕這沒有什麼大效力。

這次戰爭把人的神經越來越拉得緊；一個人一天都不能逃開他。我想丟開從此不看報紙，不過這太爲難我了；我不能老是這樣不看報紙上滿寫着感動人的話，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是。一天到晚圍着地圖彼此爭辯討論，真可怕！我若是能夠，我老早就跑開了。世界裏一定有一塊地方可以脫離戰爭享得自由的。同他們那些愚蠢住在一處，實在是不能保守個人的個性，不能從敗墮裏救出自己的靈魂來。我並不要有戰爭，我以前說過好幾次！我憎恨他所有的「意味」爲什麼我要被強迫着在我一輩子裏天天去想他的惡聞，讀他的惡事呢？

我不是一個無心肝的流氓。我有我的感惻和貞潔的情緒——我很誠摯的說這句話——我在這不可耐的恐怖裏，也受了焦愁，屠殺了幾千，不只幾千，幾十萬人的肉身已經毀壞的了，再加上蠻暴的舉動，震聳耳的聲音和連天的大火，早就把人體的理性驚迷了。一個人身死脫罪以前，他一定先要一五一十的被他們鬼怪的新發明和意外事所逐趕到了發瘋才算完！住在這兒



郵政局街，沒有什麼大用處，雖然離鎗砲的影子極遠，若是一來了報紙，圖片和外面的傳說，照樣的添我的驚惶，一點都不缺少！

我這樣的受苦吃驚，於別人有什麼用處？我不管人家說這話不說，若是我能夠為我自己念咒，或是用催眠術來把這戰事逐出我腦袋外，我是極其樂為，一些都不遲疑，因為我並不到前敵去打擊，所以我的焦愁於什麼人都沒有好處。我真看不出，為什麼我要終夜失眠，以致我疲倦無力，不能做我的工。

莎薩不明白這個意思，真愁死我了！若是她把這件事稍微想一想，她就能看出我的身體康健是一家裏所緊要的，她也能明白，倘使我也像她和母親這樣的恨德國人，那末勢必還要驚惶，替伯弗爾發抖，這樣一來，對於全家他們一定添了不少悲愁。她在那兒氣恨恨的睡覺了，而我睡不着，還在我這悶塞的寂寞裏受難。啊，莎薩，沙薩！你以為我的運命是做倖的嗎？我聽見一個狗在狗窩裏無味的吠叫，我就恨他，因為那狗一點都不知道現在德國人正在亂殺俄國人和俄國人亂殺德國人呵，我真要找個黑頂樓裏去隱藏着，好像我在小孩時候，怕我的繼父，常拼命的隱藏

來一樣：『叫我怎樣能飛脫你（指這戰爭）的靈氣呢？』

我應該感謝我從小永沒有養成做夢的習慣；睡眠就是給我一時的忘心和休憩，但是我一醒過來，就立即有一陣耐不可耐的衝動佔進我的內部，驅逐我到失望裏。我近來也漸漸睡不安了：我睜着眼，挺挺的躺着，要竊聽外面有什麼聲音。沙薩睡覺的時候也不很安靜；她呻吟着，她的手臂翻左覆右的亂動。我真替她憂愁。她到底是一個奇才出衆的女人。

我們得着伯弗爾的消息了。他告訴我們說，已經搬到別個行軍根據地去了，所以我們以後容易近他了。母親今天很叫我生氣。她彷彿不知道根據地是什麼意思，她一死的在兵軍死傷冊裏找伯弗爾的名字。我告訴她說這冊子是舊的，也是沒有用。我所說的，她一個字都不聽。我想那位可憐的老太太，精神一定有點迷亂了。

今天一天真是最掃興的日子。在我們公事房裏的那個波蘭人祖連斯基今天大談論土耳其加入戰團的事。他很讚美撒兒，格拉得（住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城的俄國人）和斯特列。疵人歸屬於我們了！我想他真是一個傻子，他早應當喜歡，因為彼得格勒早就歸屬於我們的，並不要

煩惱他們撒兒，格拉得來歸屬我們。我以前有一張相片，裏面是一個清潔無害的小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裏靜肅坐着，名字大概是叫伊列金，彼或者我們可以叫伊利亞，彼羅維乞。（拿他自己的名字叫那小土耳其人）他輕拍着他的圓肚子的時候，他永不夢想到明天他要拿着盾牌抵抗我們敏捷的軍隊的。他聽見了這消息，我不知道他要說什麼話？

在我們平房堆裏造了一所可容下五十個牀的小醫院，是我們各宅捐助開設的。我自自然然也要盡我的分。

啊，莎薩，莎薩，吾愛！

十月二十九日

土耳其已經敵視俄國了，噯，噯，戰爭傳散到這田地！

十月三十日

我實在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同着他們拿着小旗大旗，向土耳其作示威舉動。想剛才我自己拉着自己，在街上唱着嚷着「哈啦」的喝彩，把我自己也弄成一個傻子！我當時覺得多末勇武的。

英雄！我恐怕我這個英雄主義倒害了我發寒熱證了。我今天覺得頭頸硬痛，我不穿上外衣，有點發抖。我回家的時候，我看見一堆人聚在我家裏，他們裏面是尼哥萊依（他的妻弟）和他的妻，還有一位少不了他的金塔哥甫是一個律師，莎生卡的朋友，和一個產婆菲瑪基加，還有幾個，一共七個人。

我要慶賀這個快樂機會，所以拿出四瓶葡萄酒來，那酒是祖連斯基在八月裏回來時候送給我的。我們聽見了這個消息就醉了，勝過喝醉葡萄酒。我們叫嚷着，討論着，戲罵着土耳其；我們唱着愛國歌，金塔哥甫彈鋼琴和着。我昨天上牀睡的時候是在早晨三點鐘，因為我一定要先見菲瑪基加回家來。好在我今天假眠了一時，要不然我真疲乏得支持不住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加入國家的示威，我一定要承認的，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經驗。我永不會忘記他，一直到死。這對於深有經驗的人彷彿很是頑固無味，不過最使我驚奇的就是，無論我們在什麼地方齊步前進，在砌石路上或是在大馬路上，那些商人都止步讓開我們。隨後有無數的布旗和我們高唱的聲音，我們經過的時候，路旁巡警和兵士都致敬我們，真叫我們生一種勇

壯的精神，使我們想着彷彿我們也在攻戰前敵呢——我們是保護家庭的兵隊，我們裏面有許多退職的海陸軍人，和一個老頭子，是個將軍，他一氣的鼓勵我們連着前進，我們也聽了他的話，於是我們的唱聲越發的高響，我們越發像兵士們整步入戰場一樣，我們高唱的時候，是多末快樂呀！我們真能信我們的力量是萬能無敵，我們真確實的覺着百戰百勝！我不知道那時候或者是齊隊步行的魔力，或是街上換了不同的樣子，所以我會這樣，但是現在我已經忘了這狂熱心，依舊覺得那第一天的驚惶又來了，極遠的土耳其和這大戰爭彷彿來近了，近得我們都能摸着他了；我們覺出那些戰爭的臨近，我們的安定心已經忘了，我們驚惶了，彷彿我們生命的全結構已經拆散，我們一定要墜落在黑獄的深淵裏去，那些土耳其人心中一點都不害怕；我們極厭恨他們，我們甚至於要可憐他們，因為他們受了騙，被人愚弄了；但是我們的驚惶是由於一種不可解的原由，今天早晨我看見了一件東西，這或者解釋我的意思，我到公事房去的時候，一路上看見一擔小樹，大概一定是要種到什麼地方去，他們（指小樹的）嫩細樹根和連着的一大塊泥土，放在筐子裏，但是那些可憐的樹在筐板上左右的倒搖着，他們一定覺得極孤愁，極驚怪，不知道

他們要被種植在什麼地方。那新的泥土或是好的，若是他們的時運命好了，但是直到他們成慣了，覺不出舊泥土（以先連着樹根的泥土）和新泥土的分別，那時候他們就覺得心中很不安定。按道是比喻他所以要驚惶因為無論有什麼狂熱示威，到底的結果依舊是戰爭，沒有什麼分別。

我不知道那時候是我的熱心呢，還是我的驚惶，叫我嚷出『哈啦』的鳴彩，但是當我一心一氣喊嚷的時候，我免不了心裏想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在什麼時候這戰爭能結局呢？我呆看着那霧雨欲下的天色，陰沈黑暗……：這世界上的道路是這樣的曖昧隱謎……：那天色依舊同舊時一樣，那些房屋，和我小時所知道的，新的和舊的，我們都成慣了。房子，天色和人民既然都是依舊着，那末還有什麼不同的？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了？我自己鬧得暈迷，不知道我的性情變了沒有，我很願意在我嚷着『哈啦』喝彩的時候，恨不得對着鏡子看看自己的臉面。

我的熱心今天已經去了，我的驚惶也走了，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能使我張着嘴喊嚷或是高唱了。我現在充滿了沉悶憂鬱的失望。我的上帝啊，這全有什麼用處？按着一個俄羅斯好國民，我應當要歡樂那些撒兒、格拉得人和斯特列疵人的歸屬我們，但是我的歡樂並不是純粹的。我

們若是沒有撒兒·格拉得人，我們也能照樣的過得很好，可是我的那個不能免死的胖小土耳其人，伊列金彼，現在不知如何呢？我一定要替他憂愁。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把我自己同那胖小土耳其人相比，因爲我自己一點都不胖，他並沒有傷害一個人，而他一定要被人傷害（因爲他是土耳其人）這真是可憐，他的血自然要上來，因爲土耳其人是兇蠻種人，但是他爲什麼要被激怒呢？就是一個最馴良的家狗，祇要腦怒到了極點，他也要張着牙向他主人的。我極端不贊成這次戰爭，完全反對在我們公事裏人的長篇大論。我今天真是呆傻，去替麗得司瑤講解這次戰爭和土耳其國。我甚至還在地圖上把土耳其國指給她看呢。那小孩子自然一點不明白；她倒有點注意，那塊地方很有許多水。她叫我放下報紙，來看她的活潑跳跑。跳跑着，我的孩子，跳跑着，你要歡喜，因爲你不是一個比利時孩子，不是一個波蘭孩子，要不然你要在火燄裏燒死，或是被一個從雲裏落下來的炸彈爆死。

就是想到那些小孩子們現在正被殘殺着，已經夠可怕的了！

十一月二日

今天有一個驚人的謠言，說是瓦薩（俄國西方大城）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我們公事房裏，人人都大為失望，至於那波蘭人祖連斯基，連看着他都要使我心痛的。

在家裏也是大有不悅的氣象。母親已經到這兒來同我們一塊兒住着，因為在尼哥萊家裏常同尼哥萊的妻和律師金塔哥甫鎮天敗家聲的吵鬧。夫妻兩人已經分開了。莎薩告訴我，尼哥萊依想放鎗打死金塔哥甫，幸而沒有打中，這件事就瞞着不聲張到外面去。母親在那天晚上在我們這兒一夜，因此我們也聯帶着有點失體面。他們那些人會這樣忙着自己，忽而愛情忽而嫉妬，真出乎我所知道的之外。你看看，好一件最失體面的事！尼哥萊已經逃走到高加索去，他的妻同金塔哥甫一塊跑了，我們又聽見說，她要到什麼戲臺裏去，或是到某某地方去。

我們有三個星期沒有得着伯弗爾的消息，所以人很容易意想出我們一家的情形。三個星期不管長時間，若是計算軍隊郵政的遲慢和無定期，但是母親不管這些事，所以她那種可怕的愁面哭臉，使我們全都喪沮不振。她還有些個倒霉不幸的事，所以那可憐的老太太動不動就生病，也很怕我。她在這兒依靠我們過日子，想着實在傷了她的驕氣。她彷彿想她沒有這分權利來



同我們住在一處。當我想設法替母親講解伯弗爾是因爲郵政的無定期，那時候她那裏有心來信我，祇是猝爾驚恐的，好像我要兇很的趕她出家門一般。我有一次叱罵了她，那時候我一氣的自己都收不住口了。「母親，你這樣的爲難我，你要替我身上想一想，你真應該知恥些；你把我弄成到這樣極笨拙不堪的地步，我近來祇爲你的好處，而你看着我，比看一個真從柏林來的德國人還不如。」這句話使她比尋常分外的驚悸無措。要說起來真可笑！別人告訴我，當我不在家的時候，她就一刻不停的哭，但是我在家的時候，她極力裝出喜悅的樣子，時常想說些趣話，而話裏面常有錯字，人一看就知道她真正的心事。好比說，她剛才拿杯咖啡給我，可是把糖忘了，我不願意這老太太來侍候我；她真不能常這樣受着！

不過使我最憂愁的事，就是我可愛的莎生卡。我不知道同她說什麼是好。這些話祇能在日記上寫寫。我想我以前已經提過一次了，在我們這平房的小村裏開了個小醫院，由各家宅捐助着。我並不是吝惜這錢，上帝也知道這筆錢實在是少的很，我所愁的就是，第一次來了一羣傷兵，莎生卡就出她女人的善心，忙着不能分身那醫院一步；她日夜的在那兒。她現在是一個看護婦。

助手，或是一個初入的學徒，因為她並沒有經驗過，但是我想這一定是個看護婦。

這彷彿一個人勢必要有一點反對這種「真基督徒」精神。我們一切的朋友都讚美莎生卡她現在所做的事，那些傷兵都寵愛崇拜她，她自己也很滿意她的工作。那末在這樣一件高尚事業裏還有什麼要反對的呢？我祇能把我反對的理由藏在自已肚裏，因為我無論怎樣反對得有理，總是沒有一個人來信我的。我祇是要被大眾指罵，被他們的恥笑不信，真能氣得我活不了。我要大出醜名，說我是個無望的自私人，我是個暴君，不讓他指暴君自己的妻在醫院裏做工。這實在難為一個男子去證明他的心事，當人民都以為利益，說一個婦人應當丟開了她的家事去為別人做工，去補救他們所使成的損失。按損失指傷兵，傷兵由於戰爭，戰爭由於他們人民所使成。

可是我的內心迫着我說，莎生卡的專心醫院却是自私不良。這不能完全為慈善犧牲了你自己而丟開你自己的家！她那種專心為某種人而丟開別種同等無望的人的熱情裏，實在沒有什麼很多的德性。

有許多事，一個人連在他日記上都不願意寫出來的。我真是不幸，近來都下咽不了飯食，其

實說起來，家裏應當用最精緻的食物來使我身體康健，好維持我這一家，可是我們的女廚子安尼西耶偏偏給我吃這種可怕的飯食，竟直叫我生病呢。不過一個伊利亞、彼羅維乞（他自己）的食不下咽，比較着大戰爭的恐怖，傷兵的痛苦，和孤獨無父的人，真是一件極小的事；是提不到的事。我知道近來醫生們都輕視這種小毛病，可是伊利亞、彼羅維乞（他自己）同別人一樣是一個人；他（即指自己）生平也很誠實的做過工來養他的妻和小孩子，所以我說，他的飯食却是所當注意服侍的。

卽或是把我這爲人藐視的飯食放下，我倒可以餓一會兒，無奈我怎能叫那些小孩們過得去呢？我們有三個小孩子，裏面最大的麗得司，瑤才是六歲半（我妾親很晚）我們的保姆，兼當着女婢，是個最無知的人，能够信鬼神把小孩子下毒害死。前幾天她叫彼得（他第二個男孩）把他的腳濺濕着，所以那可憐的孩子要在床裏費好多時候，溫暖他的腳。那最小的孩子琴納也是不十分好；他失了胃口，長得又黑又瘦。我絲毫都沒有明白怎樣去看養那些小孩子。當我指給莎生卡看他們孩子的情形的時候，她就叫我請母親看養他們，好像母親能夠似的。她現在比一根羽

毛都不如的沒有力量，她醒着或是睡着，什麼都不能想，祇想着她那位在戰場裏的伯弗爾。自然我要承認，她以前有一時是會看養孩子的，不過不是現在；她現在太軟弱了，把這樣多的責任放在那老太太的肩膀上，未免太不對了。她的身上的力量，實在看着都可憐的。我不記得前一天是她想同孩子們遊戲，還是他們叫她來的，但是後來他們把她推倒了（自然並不存什麼心眼）她跌得像小雞般氣都喘不出來。我在那時候看見她那抖縮的頭臉和搖動的頭髮，也覺得心寒。

親愛，愛莎生卡近來行動太壞了！我們並不答應說世界上現在有戰爭，戰爭沒有權利像強盜似的硬擠進我們裏面來，浪費搶空我們的家庭。我們已經忍受殺了我們所不該受的種種試探和犧牲。我們不必把我們自己擲倒在地上，任那戰爭踏過我們的身，如同印度人自己倒在地上讓他們的傑克孟特惡神的車輪壓過。我不承認那惡神，我不承認那所謂『必須有』的戰爭。我四處看過，看不出有什麼他（指戰爭）的好處，在我自己的家裏絲毫都沒有！

或者是不是我一定要強認是有好處，因為若不然，我親愛的麗得司珞的臉上要顯愁容來嗎？那可憐的小寶貝已經盡她的小心力，想歡悅我，在她看見我憂悶焦苦的時候，她的小心和小

手也想有點用處，幫着洗淨杯碗，去看守着琴納。她自己都要人去看她呢。

現在的生活程度增高得實在可怕。要在四輪馬車裏或戲院裏奢華一下，真是所想不到。就是近來的遊車也穀值錢了；每個人都想拿他的腿來代車。我現在真是歡喜，我在公事房有一件例外的工作，我要誠心的感謝，因為我依舊有這樣一個工作來維持一家。我們前幾天被逼迫着丟開那個鋼琴。可是這該罵的戰爭正在起始方盛着的時候；也可以說正在發展前燃的時候。他們那些人在那兒做些什麼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呢！不管那些不成問題的下級官，就說那些高級職業的人，好比學士、教授、律師等，都正在像野獸似的彼此相吞；他們長得這樣兇暴，竟直把人類情感的「一息尚存」都失掉了。若是人類情感沒有了，那末科學和宗教有什麼價值？以前的時候，你能夠依靠石牆似的去依靠學校的教授；你敢確認他決不會迷亂你，傷害你，或是殺死你，因為他知道事理，明白事理，可是現在他同別人一般的壞惡，那真沒有一個人可依靠的了。

我反抗公衆的主張，公衆說我們要全（我自己也在內）負戰爭的責任。自然這太不容易辯論。我知道有許多人要，若是我有了我這意思，我應當不愈的在街市上步行着，也不吃，也不喝，

祇是喊着「停止那戰爭」還要從那些兵的手裏把來福鎗都奪下來。但是我不知道，除了巡警以外，有誰來聽我的瞎喊，或者我這樣一瞎喊，我的身子還不知道在那兒去，不是牢獄裏，便是在瘋人院裏罷？我完全反對負那戰爭的責任，其實我的擔心也是不須的，無味的。

我有一點小消息，安特列、滑西萊維基，即是讀我這本日記的人，已經佩着兩個聖佐治十字徽章了。他是莎生卡的朋友，所以她是很驕興，很喜歡，但是我恐怕安特列、滑西萊維基他自己是驕興喜歡不是？

十一月十五日

我一定要放下我的心，不管這些事，任他來就來罷。這幾天來我無論買多少枝雪茄煙，彷彿很容易吸完似的。除了我自己以外，在家裏沒有一個人會吸的，所以一定是莎薩拿去給她的傷兵吸的。我不能鎖上我的抽屜，不讓她拿，我能麼？我今天稍微有點不悅的顏色，她就抗聲說道：「你可以自己不吸煙，不過我一定拿雪茄煙給他們傷兵！」她隨後就怪醜的看着我，我看她兩隻

可愛的眼睛裏反射出來的不是愛情，却是嫉恨。我早已冷心了，一陣失望心已經停在我的心上。我未嘗不可以在濕霧天裏坐在戰壕裏，也可以讓幾個惡性德國人用鎗瞄準着我。我明天要買二千枝雪茄煙，放在各處顯眼的地方，讓她看看，我並不是小氣。她應當明白這不是小氣的問題。啊，莎生卡，莎生卡！

十一月十九日

我常去探望我們的醫院。這醫院現在由市政上捐款，造了兩層樓，在我們平房裏面。我看見了那些傷兵——他們有的是失了一個手臂，或一條腿，有的眼睛失明了——生了許多無用的傷心難受。同他們處了兩個鐘頭所受的結果真是描寫不出。你覺得心當時要軟下去，而尤其利害的，就是在那些看護婦所謂「新傷兵」一大堆剛到的時候，我不得不走開，要不然人要想我是一個無心肝的人，我祇好忍耐着跟隨公衆的意見。

剛才有一個退伍兵，他自然不是個少年人，他很感動了我。他告訴我，他起先走到前敵去，他決意不要了命，那時候正在德國戰壕上銃鎗前攻，他們呼喊着前進，他就擲掉了他的鎗——

這彷彿是最榮耀的事——但是當他同着兵衆一齊踏進危險的戰綫的時候，他怒氣湧上，不能自主，暈倒過去，後來才知道他的牙齒正插在一個德國兵的喉嚨裏。現在他在這醫院裏，夜裏那種怒氣又上來，他就把他牙齒咬着他的枕頭，好像是德國兵的喉嚨似的，一面躺着，兩手亂撕，嘴裏急嚷。

至大的上帝，假若我碰見了這樣一件事！我在第二天夜裏，醒着躺在牀上，心想着那大戰爭和那些招禍的德國人的時候，我幾乎跳下牀來抱着一個人插進我的牙去；我看見我自己的神疲力軟，看見莎生卡的空牀（莎生卡在醫院裏做夜工），看見母親的鬼臉，看見這樣無益的敗落，我心裏非常的驚惶跳落，我就急忙披上衣裳，跑到醫院裏的莎生卡那兒去。（那醫院即在我們自己的宅子裏，所以很容易進去。）莎生卡看見我夜中踰進，並不吃驚；她祇是叫我靜一點，從別地方給我一杯茶，對我笑着。在那裏有一陣低呻吟聲；四面的燈光很暗淡，顫抖無力的聲音喊道：『看護婦！看護婦！』莎生卡拉我到那個瞎咬亂撕一個幻想中德國人的傷兵那兒去。那個可憐人，他的頭部完全用綳帶裹着，他兩隻手緊抱着他的絨被，莎生卡說：『他正要絞死一個人呢。』她給



他一杯水，他喝完了就好一點，躺下摺着兩隻手，像嬰孩般的軟弱。

我在醫院裏站着，一直到天亮，但是我回家後還是好久睡不着。我發出純粹的憐恤心，不覺放聲大哭了一場。想到那人綁着白布的頭和灰白的手，真使我喪沮得很。

我現在不知道莎生卡到底是對不對？是不是我的小氣，叫我計量那幾根雪茄煙的我的上帝呵！我最好在那傷兵面前雙膝跪下；他若向我要一根雪茄煙，我就喜歡得把我的心都可以撕開呢！一個人的記心恁樣的短！言剛才捨不得給雪茄煙，現在已然忘了。

十二月十七日

我們一時得着四封伯弗爾的信，他還活着，身子很好，現在又在普魯士。這自然不必說，母親和莎生卡，還有我都喜歡起來。其實這真不通！要說起來，在伯弗爾最後一封信接得的時候以前，他不知有幾百次是被人打死的機會，而我們還在這兒歡喜，因為接着一張破爛的紙和幾筆淡草的字，彷彿伯弗爾自己站在我們面前一樣。他所寫的信裏面有一段寫着：

「我親愛的莎生卡，我還有什麼能告訴你的？在這兒，什麼事都很有趣。你看那大隊前進

的人在雪裏，在黃昏的天色裏，你就想……雪……戰地……德國……大事業……  
大戰爭……這就是戰爭，我也在裏面。一個軍官（指他自己）從戰線裏回來，全身濕漉漉的，  
（即自己）外衣和軍帽蓋滿着白雪。他脫下他的外衣，想喝一杯茶，溫暖他自己，你在那時候又要  
想，這就是大戰爭，這就是大俄羅斯軍隊！一件最細小的事，而你看真可以是極大的事。我們在  
前敵上軍隊的進行很慢，那冷氣和白雪，彷彿看着什麼東西都很重，很難推動，而尤其重的是我  
們的人。我們沒有什麼多長的生命，像我們這樣軍裝裹着，那最難的時關還在來呢！我現在正在  
軍官聚場裏喝杯茶，望着一個有架的望遠鏡。我現在寫這封信，但是那電話隨時可以到來，一來  
就各事各物像在夢中般的全變換。我們的礮臺或者要搬動到左面或右面半里地，或是前面半  
里地，到了就深埋在又硬又冷的泥地裏，好在深夜裏放出去（現在在這戰壕裏冷得要命），在這  
戰壕裏我們一定要躺下睡着，又濕又餓，這並不是空想出的小說，乃是擺在這兒的事實。莎生卡，  
你知道紅血在白雪上像什麼樣子麼？像一個紅西瓜，這可笑不可笑？

還有一封信裏，他告訴說兵士們怎樣在一天夜裏把濕的枯草裹着自己身子，雪都融化了，

後來到了第二天早晨，草裏外面已經結成冰，人在裏面要用力推開才能出來。可憐的伯弗爾呵！可是我們歡喜有他的信！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陣暴風雪鎮天的颯着，把白雪吹得滿街都是。山堆的雪落下來，這鎮市已經完全不像一個鎮市了；四處的房屋好像在大雪田中間，東高西低的腫起着。我走過那伊薩克大禮拜堂，雪都吹積石柱和石階上。那些白石柱都是冰冷得利害，人看見他都要竦肩的。男男女女都緊裹着，背向那寒風；祇有那些必須出來的人才冒險出門，其餘都躲在家裏。我忽然想起那些無家可歸露宿街旁在這樣天氣裏的人該將怎樣辦呢。這寒風足足能把人吹瘋了。現在在戰壕裏又該將怎樣呢？

我近來沒有時候寫這本日記。我從公事房裏帶回來許多公事要做，叫我喘氣的時候都難有了。至於我的身體呢，我真說着也發愁，除了「好」一個字以外，什麼字都說得上；我常時疲乏，睡倦，發冷——冷得我在牀裏蓋上兩條厚絨被都不覺得暖。我們的房子好在是很溫暖的。

現在快到耶穌聖誕節了。按聖節在四歷十二月二十五日，但俄曆相差十三日，所以還沒有到。可是那戰爭依舊是渺

渺無邊。往年在各處公地裏常有許多聖誕樹出賣，可是現在那兒有大隊兵士操練着，不過他們這樣倒有點趣味。你一定喜歡跟着他們看一看。前兩天我在宮殿公地裏看見一件奇怪的事，我初次一看倒很使我高興。那兒差不多有五十人正在練操，遠遠地站着，他們好像有日光照滿在他們身上似的。這真奇怪了，因為那天是陰天，日頭一點都不出來。我走近來的時候，我就笑了一聲。乃是他們每人都戴着紅鬚鬚，所以好像是有日光似的。不過我再走近的時候，我這傻笑聲登時消解下去，因為雖然那些鬚鬚是紅的，可是那些臉面都是又老又灰白又皺皮；那些眼睛裏都沒有有一點光彩；無神色的失望明明在眼睛裏表示出來。他們都是退伍兵，自然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後來才知道那些戴紅鬚鬚的人是被選來編成一種特別的聯隊。

我想盡力多得些錢，好帶着莎薩和孩子們到芬蘭（俄西北省）去住幾天。過那聖誕日，至少也要離遠這些新聞報紙。這也好叫沙薩休息一時，不要到醫院裏去，而我也很疲乏了。現在這些屋子裏都是很黑暗，彷彿我們都瞎眼了。我們在這黑暗裏竟直不能辨明出彼此的灰色臉來。我

現在實在很，很累了。

正月四日星期一

伯弗爾被敵人殺死了，上帝憐恤我們！

本夜

伯弗爾，我可憐的親愛呵！我永沒有明白你，不知道你會這樣死得快的，而你現在真沒有了，我這枯乾的眼淚也不能幫助你！我祇要再有一次看見你那可愛深黑的眼睛，再聽見你那啞啞的笑聲，再看見你那以前我們常戲笑你的小鬍子嘴！但是現在你已經死了，死了！我不能信這是真的。

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保護人呵，我的話不能夠鑽在無情的冷地裏去達到你了！我的可憐寂寞的孩子呵，祇要我能放我的手臂在你的身上，讓我身上的熱氣傳到你裏面去！現在你就永遠，永遠不知道那戰爭的怎樣結果，那你所拍胸傲口的戰爭……伯弗爾，伯弗爾呵！……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上卷終

# 中卷

正月十八日

來報告給我伯弗爾死耗的人是一個義勇兵，也是他的朋友，名叫比特羅夫。伯弗爾想免得他母親和莎生卡的突來驚怖，一定早已同他朋友商議好，先寫我公事房的地址，這樣一來，一定是請我去把這可怕的消息送給他最親近最和愛的母姊那兒去，可以免些意外的危險。我永遠忘記不了那幾秒鐘可怕的時候，當我撕開那封面上寫着『速送』的信，當我看見那生人手寫的地址（這筆字就可以知道是惡耗的預示），當我讀那信紙上寫着幾句話……：……在我們公事房裏的人都很憐恤他，但是他們的憐恤於我有什麼關係？我登時回家，可是我那時候焦躁無措的，不知道我怎樣去向母親和莎生卡破出這個消息。當我走到莎生卡的醫院的時候，我又轉身回走，不敢走進去，我在街上踱着兩個鐘頭；那時候我不知不覺的踱到菲利浦咖啡店裏去了。我記不得那天是不是曾下過大雪，不過還記得四面都是死白死白的，路人和游車都彷彿是巫術鬼怪；車鈴的鏘聲在人的腦子裏淒冷的傳震着；這彷彿人類都沉在靜裏，祇有那車鈴要瘋似的

鏗鏘亂叫着。我在那時候哭不出來，心裏想着莎生卡和母親，把我的眼淚都想乾了。

這種情形人人都知道清楚的，何必要我來描寫呢？不過我一定要說這句話，我寧可立刻死一千次，都不肯告訴給無論那個婦人說她的兒子已經被殺了。我寧可立刻我自己躺在牀上雙手放在身上，不肯再進去得第二次經驗，去看着那清白軟弱的眼睛。這話言他情願自己做個傷兵，不情願再看見那咬着手頭的傷兵，我雖然爲伯弗爾的死憂愁，而我不由的喜歡，因爲那判詞也就在我的後面，來了一次，決沒有第二次來的。死是比較着容易的。

我可以不必說，我們沒有到芬蘭去。莎生卡在這幾天憂愁日子裏，捨棄了醫院，把她自己的憂愁藏在肚裏，盡她所能去安慰母親。那位老太太也不死，也不活。我現在實在難明白她的心境。在幾個鐘頭裏一定有一次，她要在一個牆角裏痛哭一場，或是她同着莎生卡走到教堂裏去奠祭那些死亡的人，或是她要在各屋子裏無事的踱來踱去，有時在一塊地方拭拭塵埃，其實那地方並不看得出有什麼塵埃。她照常拿給我一杯沒有糖的咖啡茶。昨天她一時不見了，她去了一句半鐘，我們就着急起，趕快去找她。後來我們看見她鎖在盥洗房裏，她不能開那扇門，她臉上一

點沒有生氣，雖然她一定會聽見我們叫她。後來我們打了又打那扇門，好容易她才有一點細微的聲音。我們告訴她怎樣鎖，怎樣開那扇門，告訴她好幾次好幾次，她仍舊是不會。到了後來，我只好跑去找個開鎖匠來放她出來。

莎生卡責怨她爲什麼叫她，她不答應，那老太太就眼淚直下的哭起來。她比從前感觸得還利害，以後只好叫保姆或是麗得司瑤帶她一同到盥洗房裏去，讓她一人進去，是不大穩當。

老實要說，今年有了一個這樣可怕的聖誕日！在白天的日子多少可以受過去，但是到了晚上，我在牀上的時候，聽見莎生卡在她牀裏淒哭，或是聽見隔房的母親，真是叫我乾躺着受驚。她們有時靜靜睡到天亮，天亮了，那牀就陪着哭聲搖動，哭着動着個沒有完……

在八月四日，我記得我們在鎮上的時候，我記得我們最末次看見伯弗爾。那時候母親也常住在他們那兒。他（伯弗爾）的軍隊正從芬蘭遠地方向南走到戰地去，碰巧要在那鎮上等一個半鐘點換那火車，所以他能搶個機會來看我們。他來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他這次來實在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叫我們看見他，幾乎腦子暈亂了。他的肩上背着一套戰地用具，帶着一個水壺和



皮袋，全身都是骯髒塵土。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氣味，他穿着一身軍服，頭上新剃初長的頭髮，看他的樣子真奇怪。他掘過大樹，砍過粗木，樣子好像農夫，不像軍人。他低聲道：「願我有福，我們現在要到瓦薩去。」

我們談不了正經的話，祇是挖空我們腦子的說些傻話。我們那時候急忙預備給他吃，他也餓得祇有軍人做得出的餓法。我記得我們坐在外面露臺上。我們來回看他的鎗；那鎗很好看，很直；我記不得那鎗的號數，雖是他告訴過我們。我現在連他臉上的神氣都記不得了。我祇知道他臉上有點特別。那時候我想要帶他到一間一間屋子裏去看。我要對他說：「伯弗爾，向這裏的各物告別罷，因為往後你或者永不能回來，或者永不再看見這些東西。」

他自然也有同樣的意思，但是我們誰都不敢作聲說出來，我們祇是像生客似的坐在露臺上，都不敢跨進房門裏去，當他不得不同我們分別的時候，我們就同他一齊到車站裏去，那車站離得很近，在那兒我們給他一個急忙而戀戀不捨的接吻，就眼看着他爬上貨車裏去，裏面裝滿着他的嬉笑着的伴友。不久那輛長火車開動，裏面的兵士高嚷「哈啦」的喝彩，隨即就不見了，車

站上依舊是一切靜着。我還能看見那火車背面的紅燈呢。我又記得，我們回來的時候，那房子覺得非常靜，非常死。

可是現在伯弗爾死了，我們連他埋的地方都不知道。我無論怎樣，不能意思出他所埋的什麼地方。我現在心又亂了；我不明白現在招遇了什麼事；我不明白那大戰爭。我祇覺得他（指戰爭）把我們壓碎了，我們裏面無論大大小小沒有一個人有被救的希望。我的思想完全破裂了；我的靈魂好像一間怪屋，裏面我不能找出一塊可適合的地方去安息。在戰爭以前我的人是怎樣的？我記不得了。

彷彿有一雙大怪手，用他們的粗爪子緊握着我，把我握得縮成一個古怪的模型，那手實在太有力，沒有法子去抵抗。

正月三十日

今天我們又吃了一個大驚嚇！母親出了房門不見了。她在早晨老早就出去，到了晚上還沒回來。那時候我是照常在公事房裏，莎生卡照常在醫院裏。我們這個傻子保姆一點都不能告

訴我們，因為那老太太起初出去的時候，她（保姆）就沒有注意，後來她失見了她（那老太太）也並沒有心經來叫我們知道。我當然要驚惶的；她（保姆）也同母親一樣的心不在焉，現在或者跑出去坐着游車或汽車亂走找人呢。

我趕緊叫了莎生卡來，我們就去找她。我打電話給我們的朋友，差不多個個都打到，所有她以前去過的巡警局裏去問過，後來才知道她去拜望一個老朋友，住在滑西列島角上的，她想等在那兒一直到晚上，像這樣就不言不語的失蹤了！

莎生卡責怨她，她又傷了心，眼淚直下的哭了一場，我們費大了力氣去安慰她。那位老太太格外的動不得了，一撞就傷心，我們要磨尖着眼睛去看守她。

二月二日

德國人現在專來沉人家的船。人若是看見這樣一氣的沉下去，除了竦肩結舌以外，還有什麼法子？他們把人類的理性走過了頭了，可見海底東西（指潛水艇）的本質一定是惡性的，所以他一定要永遠破壞別的東西，或者是海底艇的悶塞和黑暗使那些在裏面的人迷心受毒，使他

們變了獸性的！我們公事房裏的人全是忌惡忿怒着。我祇是心不定的竦着肩。我的臉一定是同一個專來沉船的德國人的臉一樣的笨醜。我有什麼可說的？

二月二十七日

我傷風了，在家裏鎮是一星期，發着很利害的外感風寒證。不過祇要我不看這末多的報紙，不想這末多的時新恐怖，我雖然患病不好過，我到底也享受了極好的安息。他們所寫的事情，現在所進行的事情，都是一句話，就是受不了！有一個人真叫我生氣，他也被別人錯認為我們大著作家的一位。在我的心裏，他這樣毒害的言論，即是極大的罪惡，因為在我們公事裏所有的人都很注意他的話。那個人用極入耳的話，說了許多事實來講給我們聽，他說戰爭能將全世界一切事物盡歸於人道主義——就是未來的人道主義。他說，現在我們要犧牲我們自己去為後代子孫謀幸福。這戰爭好像是一場大病，要破壞身體裏一切分散的細胞，而同時重新改造一個完全的新組織。那末那些『細胞』也一定有了這番意思就自己安慰下去！可是我要請問究竟誰是那些『細胞』？我想他就說是我，母親，我們可憐的死伯弗爾，幾千萬已死帶傷的兵，和其餘不久將埋

入寒土裏的人罷！好利害的一番意思！

這意思彷彿說我們『細胞』不但一定要禁止那些自護和反抗的舉動，而且我們連自己都不准心裏難受；我們一定爲大衆謀幸福，把我們自己低頭淹沒着，要嬉笑歡躍，因爲我們有點用處呢！但是我們自己不要嬉笑歡躍，又該怎樣！我們要負我們同等的責任。若是戰爭是必須的，那末戰爭祇能拿去我們裏面五百萬或一千萬個人，然後才能來醫治謀福其餘人（言其不平等）

按照那位有價值的著作家的話，那些其餘的人類一定要突然天良發現，懊悔他們的罪惡。

因按

爲他們的幸福是五百萬  
一千萬人的身體換來的明白那奇奧的真理，他們從此就彼此相愛了——他們要變成神

仙。不過我要把那個傳佈這福音的人（即指那著作家）捉過來，若是這兒還有着棍子，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的笞打他一頓，可是我們沒有長着翅膀！我們去笞打神仙，怎麼能呢！自己成了仙，別人犧牲了。

從今以後，我不再是伊利亞，彼羅維乞，德門台甫了，我是一個『細胞』，被那全副的把戲驚嚇

得連爲我自己設想都覺得沒有權利了！不對，先生，我不是一個『細胞』，我還照舊是伊利亞，彼羅

維乞，德門台甫——是一個享受人類所得權利的人！你可以盡力的叫我嬉笑死了，但是我決不

肯歡躍死的！若是事實真來了，你真趕我到我的墳地裏去，或是到瘋人院裏去，那末我一定要恨一恨，嘴裏罵一罵那些殺我的人，然後死得才甘心。我並不是一個「細胞」，我不肯在你（指戰爭）的模型裏做一個神仙！我情願做個伊利亞·彼羅維乞，任我這樣一個罪人，我的罪祇能够在上帝面前承認！

我不肯爲後代子孫謀幸福而消滅！我並沒有絲毫志願去這樣消滅！若是昨天的人爲我而犧牲了，我又必須要爲明天的人犧牲了，明天的人又一定要爲後天的人犧牲了，那末這裏面有什麼意思呢？我們已經受够了這種舞弊詐僞了！我要活着，享受生命裏的美好東西，我並不要把我自己化成了糞料去供養那未來的嫩白手的天上人！我切齒痛恨那未來的天上人和歸於他的榮耀！

實在是一個「細胞」！我想，伯弗爾在普魯士白菜田地裏，他的無名墳墓中，一定爲這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一個細胞，得了安慰，母親一定要拭乾着她的眼淚，粉飾她的面龐，那被殺死的，不是她的親生子，不過是一個「細胞」，他也沒有什麼好出息的！一個人殺多末的惡壞僥倖，會要好端端把人

類——人類那樣的神聖——同個「細胞」相比較，下賤的匪徒！若是我真死了，他（指那著作家）不應當在我的墳墓上跳舞，他應當爲我流眼淚。他應當爲所有已死去的人流眼淚，因爲死了一次，再也回不來了！不管他是個大著作家而我是一個世界上永沒有聽見過的無名小人物，他也應該在我的墳墓上散花，他應該流出所有他眼眶裏的眼淚來哭弔我，拿出所有他心窩裏的憐恤心來憐恤我！他們再說人類的數目好像米穀一般的多！總括說起來，每一個人的樣子都算是真正一粒米穀。自然有幾萬萬粒！可是人不比米穀這樣容易數！無論什麼人，若是他敢說出某個人不配有人類高貴的名稱，他敢認爲那個人不配在人類裏充個數兒，那末他就是撒旦鬼的僕人。他欺自己，又欺別人。若是一個人要計算別許多人的人數，他已經失掉了所有的價值和憐憫心。計算人數，就是不看人爲人。我在報紙上抄下幾句報告的話來做我這意思的一個例。「我們的損失極小；祇有兩個死的，和五個傷的。」

我不知道誰看着這些損失是極小的？是不是那死人說的？若是他們（指亡陣的人）能夠從他們的墳墓裏起來，我很喜歡聽他們對於這個題目要說些什麼話！他們要想起他們以前的小

孩時代，他們的親戚知己，他們所愛的女人，他們前進戰地時候的感動和恐怖，和他們那萬物皆休的死耗，他們想到這兒，還要看着這些損失是極小呢……極小的損失，不錯！那個下賤的匪徒應當把腦筋清楚一點，知道爲什麼他要舉着他所茫然不知的人類幸福頭銜去精細計算做他的虛假報告，又要知道他是爲誰服務的。

康特芬那乞丐，他真叫我這樣生氣！

我家裏的孩子都很好，麗得司路已經脫了兩個乳牙，她的小臉袋長得分外的嫵嫩了。有一個聰明孩子真是有趣。我病在牀的時候，她給我讀神仙故事，每一個字都讀出來的。

三月十一日

菲瑪基加（產婆）剛才說了一句很有趣味的笑話。她說，在戰爭未開始以前，紅顏色外面都很時行，婦女們都講究穿紅衣裳，還有紅帽子，紅帶子，所有女人日常需用的物件都喜歡用紅顏色的。盡我所知的，這話都是對的。我恐怕這就是隨後即來的大血災的預兆罷？那時候人民怎麼都是瞎着眼，看不出這是一種引人注意的顏色！現在沒有一個人穿紅的了；這種顏色彷彿失蹤



了，被風雨洗盡了。若是一個人的衣裳不能由他自己的意思去挑選，那真是在黑暗裏瞎摸般的難受了！

我累了，我沒有心經來寫我的日記。我有這末些個事要做，祇有這末一點的時候。那紛亂的戰爭一氣的把錢都吃完了。不管你怎樣苦法去做工，你所得的總覺得不敷用。

我不知道或者我已經對於這拍賣式的殺戮漸漸麻木不知了呢，還是我對於外面的事會方寸一點不亂呢，你看我一面能嘴裏念着二萬個死兵，而一面坦然點着，一根雪茄煙呢。我現在不再專心在報紙上了，不像早先那樣的熱心，在那時候不管在什麼天氣，總要搶進去，坐在牆角裏，看那新出的報紙。這報紙一點沒有好處。

莎生卡照常的在醫院裏，這屋子裏正同以前一樣的亂堆着，但是我也到慣了，並且不管我吃的什麼飯食了。母親是好像在屋子裏的黑影；你真難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想消解些我的悶氣，就教麗得司路讀書，對她讀幾本神仙故事。她真是一個可親愛的孩子！在我們最沈悶黑暗的時候，她好像是一盞聖燈似的照亮着我們的屋子。

我又有一種承認，這個意思恐怕不能得那些心思鄭重的人的同意，我也不必要他們的同意，謝謝上帝。有一天莎生卡出去的時候，非瑪基加（產婆）到我家裏來，她看見我這樣氣悶，就教我闢紙牌。這種遊戲給一個成年人去玩，實在太傻，不過若是你要在看書也看不下去，聽話也聽不進出的時候，這倒是很能安慰一時，有時覺出很有意思，叫你連睡都要忘掉的。我想把這遊戲教給母親，但是她不能明白，也不要明白；她彷彿以為我要攔止她那純乎自然的憂愁。

我走到月份牌旁邊，看見上面寫着：「若是你在青年時代不學會打牌，你是為將來積成一個愁悶的老年呢。」

這不是一個打牌的問題。人若是到了這樣的時候，自然要跳起來，什麼事都要做的。我現在累了。

三月十八日

我接着安特列、滑西萊維基（他妻的朋友）的一封信，他寫了一套悲傷伯弗爾死去的話（他極歡喜伯弗爾），又叫我恕他不常來信，因為他近來又忙又累，他又回答我幾個問題，給我這

句料想不到的勸言，就是「學他們德國人」下面是從他的奇信裏抄出來一段：「我不歡喜德國人，但是我想我們要好好的學他們，尤其要緊的是你們在後面不甚知道的人，注意他們德國人怎樣造起他們國家的牆來，他們自動力的怎樣敏捷，他們知道你不能够用各種參差不整的材料去造一座又好又堅的牆，所以他們每一個德國人把他自己身上的尖角突處情願磨光了做成一塊光滑的石磚，就從這許多塊石磚，你能夠造座好牆，牆上再加了礮臺，就是成了個最堅固的城牆，不像我們這樣滿是空洞，草草了事的破牆，不要害怕，要學他們德國人，伊利亞·彼羅維乞呵！」

妙極了！幾秒鐘前，我是一個「細胞」，現在我又把我自己變成一塊石磚了。可是「我是一個人」這件事實，我終久要被人叫我忘了他。（指這件事實）伊利亞·彼羅維乞將來要叫做第某某號的石磚。

辯論起來，我也可以算一塊石磚，但是請問誰是那建築師和那個沒良心的承辦人呢？不過若是那位建築師把這塊石磚不去造廟宇或宮殿，而去造一所妓館，難道我一定也要服從麼？

對的，安特列、滑西萊維基呵，我不是一個『細胞』，也不是一塊『石磚』，我是伊利亞、彼羅維乞，同以前的我還是一樣，以後還是叫下去，一直到我的末日。這世界裏出於惟一而同樣的模型的『石磚』和『細胞』，但是我是獨立的一個，祇一個伊利亞、彼羅維乞，以後也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我一定把我身上的幾兩力氣都用出來躲開我自己，不服從那戰爭。我不肯剪短我的翅膀，決不被你的（指戰爭）吵鬧的鼓聲所煩擾！

我很恨我自己會這樣傻的，難做一個活在戰爭世界裏的人。他自然要忌厭我們在後塵的  
英雄。他也是  
個英雄

三月二十三日

哈啦！我們的軍隊已經攻破敵人的波齊米梭城了！彼得格勒現在滿城是歡喜。好一天榮耀快樂的日子！

這消息是從一個報館裏打電話到我們公事房裏來的，我聽得了這話，我身上登時湧上一陣喜歡的血潮，我就搶着我的公事東西，跑出街裏去。我們的奈夫斯開地方以前永沒有這樣熱

關高興過，白雪花大塊紛紛的落下來，落到人衆的肩膀上。但是在這一層白雪的下面還露出那鮮紅的臉和閃光的眼呢。因為以前彼得格勒的人民也一個一個都是美少年，一霎時那人羣都不約而來的自己聚起來。國歌的軍樂也湊起來，人衆排成一隊向宮殿進行，不幸我不能加入隊中，因為我一定要回到公事房去。

這真是一天快樂日！到後來我就覺得前幾天前幾月所過的日子是多末陰沈，多末難受。我們那時候已經失望灰心到底了，我們已經認為自然的情形了。我們向後看看，就是想想昨天，真是奇怪的很。那些天真是好長久好悶重的日夜呵！人彷彿不是在白天活着，也不在晚上安息似的。可是我現在又想到我以前迷亂的思想，我的笨紙牌，母親，我們骯髒不整齊的屋子，那失望，那今天不知明天的恐慌。

我不知道怎麼來的，不過在戰爭裏，我第一次領會這「勝利」一個字的意義。這不是一件小事，這實在高舉一個人到夢想不到的高度裏。好簡單的一個字！人聽見了好多次說這個字！勝利，勝利！現在我才知道好利害的一個字。我甚至於要跑進一間屋子一間屋子裏嚷這一個字！

我現在還奮興着——說起來也奇怪，是一陣高興。當我想到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想到世界上有一個國，名叫俄羅斯的時候，熱眼淚流滿在我的眼眶裏。我看見街上一個兵的灰色軍服，真感動了我的心。我笑着偷看着那個人，把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傻子。這俄羅斯一個字感觸了我全身。這個字是多末甜美，多末動心，真能叫眼淚流到眼睛裏去！

一片麥田呈泛蕩漾在我的眼前，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看見刈草機四處的走動，好像電影片子一般的清楚。我又聽見百靈鳥脆音唱着。我愛百靈鳥；他們常在天空中飛翔着唱，不在地上，也不在樹裏。別種鳥一定要自己舒服着棲躲在樹枝上，在他們未唱之前，先要合上他們的羽毛，然後你唱我和的叫起來，但是一頭百靈鳥獨自飛翔在天空裏的時候就唱了。可愛呵，可愛呵！我已經魂漂意游去了！但是我肚中總有一種心事（指戰爭）停攔着，我在這兒沈思有什麼用處？

今天又有一件奇怪的事出來。自從伯弗爾亡陣以來，今天是第一次莎生卡和我兩人能够談到他（伯弗爾）的身上，我們也談了好久時候呢。我們的新勝利似乎也觸動了伯弗爾，他要在無形中來到我們火爐旁坐一個永遠的地方呢。莎生卡自然要流幾滴心痛的眼淚，但是這眼淚

不像她那全夜裏淒涼悲傷而牀都驚動的苦淚了。我們決定在明天一同到禮拜堂裏去奠祭那些亡陣的兵士。我素常不喜歡這種祭禮，但是現在這好像不但是禮當去的，而且是心歡去的。

還有一件榮幸的事要說出來。我在那時候自然是很高興很溫和的，把我對於莎生卡久遠家庭的一番好話向她講，我以為她一定要怒目反眼，誰知道她不但不反眼，而且答應以後不是長久在醫院裏，她要專心為孩子們好了。她還怨她自己這樣疲乏了。這位可憐的女子實在有點疲乏了；我祇看她慢慢瘦起來，黑起來。我真替她發愁。可是莎生卡，不管她別的，她的容貌比以前好看的多了。在她現在所做的工作裏面也應當得些天賜的美福。當一個將死的傷兵睜眼看着那彎腰向他的看護婦的美麗笑容時候，她指看護婦即指他妻一定要向他有一種地球上愛和美的表示，他也可以把她的姿態印在腦髓中做個永遠的冥夢。那兒一定有許多將死的傷兵要怨罵那殺害他們的惡世界，但是看見了這看護婦含情美潔的眼睛，可以淹沒間叫他想了忘了那世界。

這是第一次我不怨莎生卡住在醫院裏，離開我。現在好像有一點事佔了我的心似的。我不願的想這勝利。他（指勝利）給我們好大的歡樂！我以前在小說裏和歷史裏看見了多少次這個

字，近來在報紙上也看見，可是祇到現在我纔明白這乃是一個甘人誘人的怪獸！自從世界創出以來，人類早就已經追獵他了；所有人都要過他；所有人現在還要着他，現在他的魔力給我們了勝利，勝利！我情願跑出街裏去，吹着銅喇叭去傳揚他，勝利呵！勝利呵！

三月二十四日

麗得司路病了，上帝憐恤我們。

三月二十七日

她死了。

六月二十三日

我有三個月沒有摸這本日記了；我早已把他忘得乾乾淨淨了。今天我無意中拿出這日記來，我劈頭就看見第末張空空着三個字，「她死了。」我呆瞪瞪的坐了半晌。

在這張很新很白的紙上祇寫着三個字，「她死了。」

上帝呵，人多末惡呀！我清清楚楚記得我寫這幾個字的那天！假設不是一張幾筆草字的白



紙，而是一面鏡子能夠永久射印着那驚惶失望寫這筆字的人的臉面呢！這幾筆字傳着什麼情呢？

這本日記對我是算什麼朋友呢！他一張一張的頁數裏都寫着我麗得司塔生前的愛史。現在她去了，可是這本日記還存着我這兒。

麗得司塔在三月二十七日去世的，在我們奪得波齊米梭城的日子後四天，她就在那最歡欣的日子有一點不舒服，誰知道她的病竟然三天三夜就完了。她所患的病是蘭尾炎（病名）非常利害，但是我們那時候並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已經太晚救不及了。在那時候我們找醫生找了二十四小時才來看她，每一個醫生都在傷兵醫院裏忙呢。我在街裏追上了一個，但是他看了她，轉身就走，說沒有什麼危險，我們可以靜靜等着。那孩子眼看就要死了，可是他（醫生）叫我們等着，我們就等着！我還要傻子似的向他道個歉，說攪擾耽擱他一時較為重要的職務（指傷兵醫院）。我們全心失望的靜等着；我們都不願徒然的煩擾別人。我們笑着，想提起我們傻子似的膽氣！一直到後來莎生卡醫院裏的外科醫生來，但是他說那是蘭尾炎，醫救來不及了。

我怎麼會信那第一個人去等着呢！我怎麼會乾瞧着他躺在病牀上熱燒着，呻吟受苦，而一點沒有辦法呢？她躺在那兒，眼看要死，托付給我！那身子多末軟弱無力呀！我還記得她那深黑含意的小眼睛，她那燒熱的薄嘴唇，我拿我的嘴唇輕輕去觸她的，一面我慢慢修理她那蓬亂的細頭髮。我有一次拿花露水來洗她的臉，覺得我所做的很合她的意思。可是那可憐的孩子依舊受着受不盡的痛苦。這樣一個小孩子要受這樣大的痛苦，真是難又難了。

在第三天上我就像瘋子似的滿街上亂跑。我對許多醫生急嚷着，我擲錢在他們的臉上。我失望的叫嚷着，「我一定給錢！我一定給錢！」在一個醫生的接客廳裏，我不能記得在什麼地方，旁邊還有一個女人，我也不管，我在門楣上自己撞我的額頭，希望有人起些慈悲……

但是一無所有。

我在市上亂轉了好幾個鐘頭，那外科醫生兩次來到我們屋裏，他總告訴我說，救醫是無用的了，祇是徒然驚動那孩子，我就親自抱她到棺材裏去，擡在桌上。

可是現在我一天一天過去，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事出來似的。我還到我的公事房裏，我在街

上稱叫我的朋友，我看報紙，我們兵隊都被各地兵打敗了，被人家趕出波蘭和加利西亞，波齊米梭城已經又被奪回去了，我們永沒有一個機會，那個警官米耶沙依德爲三十條白銀子賣了這俄羅斯，好了，好了，我一點不恨什麼人，不過我總要說說才痛快，我祇是守着我的靜。

六月二十九日

叫我怎麼能說出我的憂鬱和失望呢？這不是文字和眼淚和人類理性所能表示得到的，我細細的對着鏡子查看我的臉，看看我變了沒有，但是彷彿沒有什麼大不同似的，鏡子裏面有一個灰色頭髮的傻子，鏡子外面也有一個，我的頭髮變灰色了。

六月三十日

大人物死了，全鎮上都帶着孝，國旗也掛起來告訴人民這件事，我若是一個大人物，我若是有大演說家的口才，我一定要喊着我的嗓音，使全世界都爲我的麗得司路帶孝，但是我不過是一個無名的小人物，祇能自己替她悲哭，好像一頭老牛爲他的失蹤小牛哭叫一樣，就是一頭老牛在她悲啼的時候，也有點效力，因爲她的哭聲在夜裏或者有人聽見的，但是我祇好心慌的慢

慢發出悶忍的泣聲，恐怕人家聽見了討厭我。

我的身分多末低呀！沒有別的，祇是個「細胞」。

我記得有一天——那一天我足能樹起一個黃銅的紀念碑爲後代子孫的立行建德。那天是在麗得司路去世後一個星期的時候，我好像是一個有良心的工人，居然還到我那紊亂的公事房裏去，別的朋友們都是很善心；他們很驚訝，我的頭髮變白了，他們又裝着相憐的樣子，照樣客套的說道：「失掉一個小女兒麼？嚶嚶，好可憐呵！」

那真是可憐，不過那有什麼關係？我在那時候不做工不算眼麼？那些發慈悲人的眼睛看見了我的喪服帶，就有人問我說：「你有什麼人死在戰地上嗎？」

「沒有，不在戰地上，我失掉了我的小女兒麗得亞（即麗得司路）」

「唔！」

我能看出他們失望了。沒有死在戰地上，所以失望。

那波蘭人祖連斯基偶然說出一句話——自然很有禮很謹慎的，他說，在像這樣的時候，沒

有人應當帶孝，不管他死在戰場上的親族不是。做一個人一定要看看外面公衆的趣向，這句話果然很有理由，因為當一個人自己穿着漂亮的領帶和時式的皮鞋，他自然不高興看見一個帶着孝的污霉白髮的老頭子。那一定要破痛他的歡心。祖連斯基不敢全說出來，不過他口聲裏明明含着這個意思。若是一個人沒有權利去爲那些亡陣戰地的人——現在祇有這類的死人——帶孝，那末我還有什麼權利來爲一個六歲大，生病死的小女孩帶孝呢？難道地球上六歲大的小女孩缺少呢？自然是不少，那末不祇他一個人要痛愛女孩子。

我那時候已經明白，我在別人眼前這樣瞎愁瞎哭，真是毫無價值。這彷彿衆人都醒我獨醉的樣子。在街上偶然見了熟友，聽見他那『一個小女孩麼？』的這種驚訝語，實在叫我明白過來。但是我辯論嗎？我很服從大衆的意見，我把我的喪服帶放在我衣袋裏。我一定要留神別人的情感。要算是一個愛國的人，我沒有權利去害什麼人。我不知道，是愛國的人呢，還是糊塗蟲？

七月三日

正下着雨，我在傘底下走着，心裏不知道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是什麼。那最要緊的事就是去

埋葬。殺人倒不什麼要緊，以後常有的事，但是埋人是要緊的。東西一遮蓋了，一看不見了，就算完事了。若是四五千萬死在地上還沒有埋葬，這怎麼是好？將來要發出好大的臭味來，還有好多的破爛軍衣！

失望，沒有法子表示出來。傻子一樣的，我說不出我心中的話來。你看我這兩條腿長得多長呀！我走路的時候，我能覺出我腿的長來。我現在瘋嗎？

### 本夜

你可以把我叫做一個無心肝的流氓，一個罪犯，或者任你喜歡叫我什麼，不過我在上帝面前也要說，我一點都不爲我們的亡陣兵士憂愁。我不管我們的兵士發生了什麼事。我並沒有叫他們去讓人家殺死。若是人們要彼此相斬相殺，讓他們上天下地的去做；於我沒有關係。

房屋彷彿都荒廢了，都看得出裏面充滿着恐怖。去年現在我們在省城裏，麗得司路也同我們在一塊兒，她一點沒有病死的樣子。

我有時看着彼得和琴納我兩個最小的孩子的時候，我心裏想最好拿一條繩子縛着他們

兩人的脖子上，把他們一同跳下特羅司基橋到水裏去。沒有一個人喜歡要他們兩人的，他們都是可憎可棄的小「細胞」。他們一天到晚的哭，彼得幾乎撞桌子把腦袋都切下來，他跑到我身旁來叫我親他頭上的腫泡，叫我憐憫他，但是我不能憐憫他。可憐的孩子呀！他們的母親在醫院裏看守着傷兵，盡她的職務；他們的父親，像撒但魔鬼一樣，在街裏瞎走着求自己心的安靜，可是他們只剩着一個笨呆的保姆，和一個半聰明的祖母，活着有什麼大趣兒！

人是好奇怪一個動物！我能够拿我一把小刀刺一下，我的血就會流出來——但是我不能够擠出一滴眼淚來。我不能睡覺，這也是報應，我怕我的沙發（臥椅）我現在睡在我書房裏沙發上。這就是說，我把那清靜長時的深夜空空的渡過去。微光從窗裏射進來，因為沒有掛着窗帷子。昨天夜裏我渡夜渡得厭了，就爬起來坐在我的窗檻上吸着煙，從三點一直坐到五點，呆看着外面寂死的市鎮。那時候已經同白天一樣亮了，可是四方各處連一個人影都不見，對面房子裏同我們一樣，也有許多窗，也有上下的樓梯，但是裏面連一點生氣都看不出來。

我身上沒有什麼，祇穿着便褲和襯衫，我坐在那兒，或是在屋裏踱步，赤着腳，心裏亂想，看我

這樣，不知瘋了沒有。

白天的時候我的書房是一間尋常的屋子，我是個尋常的人，但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別人看見我們，該作什麼一種感想？正在這時候，我還赤着腳，祇披着一身睡衣呢。

究竟什麼東西使我寫這些話的？

七月六日

我現在完全是變了另外一個人了。我對於什麼人都沒有憐恤和愛情，連對於我自己的孩子都沒有。祇有純粹的厭恨心鼓動了我。我在鎮上亂走，望着房屋和路人的時候，我心裏想，同時我又笑我這思想：『我願意這地球裂開來，把你們全吞下去！』今天有一個乞丐向我伸着手，我就給他一臉，他一看，就結着舌頭，手也垂下去了。你看我這一臉該多利害！

我不會哭；我記不得怎麼哭了。不但是我的眼淚乾了，連我的全身都彷彿乾了；在最熱的一天，我也不出一滴汗。真是一件怪事；我一定要去問問醫生。

莎生卡今天很留意我。她看見我像這樣，就哭起來了。但是究竟像什麼呢？她很奇怪我不看



報紙，但是一個人看報紙有什麼益處？我們有那警官米耶沙依德，那拍賣式的殺戮依舊烘鬧着，這些新聞我們早已曉得了，不必有他們報紙來報告我們。我不願意看他。

莎生卡問道：「你的胃口怎麼樣了？」

「我的胃口？怎麼了？我有胃口麼？唔，是了！那很好，謝謝你。你的傷兵怎麼樣了？」

「他們也是你的傷兵。」

「哦，不是，我並沒有叫他們這樣。」

她流着眼淚，問道：「爲什麼你會這樣硬心腸的，伊利亞呵？」

「怎麼？我的軟心腸莎生卡嗎？」

她聽見了這話，就生氣了，又到醫院裏去，她臨走的時候並沒有忘記關門作砰聲，表示一個真正情愛的良妻。我倒不打緊，不過這（指到醫院去一事）於小孩子不甚好；一個人至少有點時候去想想小孩子的。

我真不敢信，我有一個妻；我們兩人相見的時候這樣的少。她總是在醫院裏，星期六又來了。

一大羣傷兵，多得牀都不敷他們躺了，有些個只好躺在地板上。莎薩那天沒有回家來替孩子們洗澡。這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事。在這種情形時候，就有保姆來替他們洗澡，但是那天我想我自己來替琴納洗。這孩子瘦得不成樣子了。我能數出他所有的肋骨；他的骨頭這末細小。我洗拭他那可憐的小身子和稀頭髮的時候，我奇怪我爲什麼不會哭。就在我用着傻力去搔那可憐孩子，而他流淚哭嚷的時候，我還是不覺得憐恤。他的哭聲祇是叫我生氣，我就舉他到保姆那兒去。我這兩天怎麼了？老太太們告訴我們說，以前有一時候，若是人患了我這樣的毛病，祇要有人在禮拜堂裏禱告了，他就可以治好，但是誰來替我禱告呢？我談的這些話，實在是無味到底！

就是爲俄羅斯，我心裏也沒有憐憫的意思；她（指俄國）的呻吟聲並不感動我。我也沒有憐憫我自己，我想若是莎生卡此刻登時要死去，我也連一根頭髮都不動。有謠言說，鎮上有霍亂症，但是我管他什麼？讓他霍亂病也好，是天花流行病也好，瘧疫也好，於我都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七月九日

今天在我們公事房裏都激昂感動起來。波蘭人祖連斯基已經入了軍隊當個義勇兵，他要

親手去保護瓦薩，他是這樣說起先我們以為他是誇口說大話，可是現在真成了事實了。我們想他到那兒該怎麼樣？他常是要多說大話的，沒有人給他一個信用。其餘辦事的人都自然要籌備個會歡送他，但是我並沒有加入他們裏面，說我不大舒服，讓他們去虛張他們的愛國狂熱，可以不用我的幫助。我不怕他們的嘲笑和疑惑！

我已經同祖連斯基私下談過話了，我總是聽見他說得天花亂墜的大話，他說若是他現在再不去參與戰局，他的良心從此以後就永遠不給他平安了。良心，不錯的人能夠知道他很為波蘭發愁着急，但是少說些良心，好些。

良心，良心；你不能離開他，無論你怎樣奮力去離開他。有良心的人在什麼地方都看得見。他們很詫異像我這樣的傻子，却掠賊物，洩露祕密，餓死孩童，這都是他們拿良心的招牌去做的。沒有一個人敢反抗一下。你看，現在這是戰爭期代，但是一點沒有法子！其實說，戰爭和眼淚的打着流着，都是為那班無法妄為的商客和廠主養得又肥又胖，替他們造大房子，給他們坐新汽車，還要民人來恭敬崇拜他們。他們裏面一個一個都該登吊頭臺上絞死，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有良心。

的面子。

我偶然注意，看出我們那位可憐的老母親常時在坐下的時候，把她的腳藏在裙子底下，我終久不能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一直到後來我找出來了，是因為老太太的鞋破得不堪，她的腳趾都露出來了。可憐人！那時我對她說：『母親，你不害羞麼？爲什麼你不告訴我，或告訴莎生卡呢？』她聽見了，又眼淚滾下的哭起來。我實在聽不出她的說話裏一個字來。自然又是什麼她的經濟省錢這類的怪想。我想我們一面的謹慎，把每一個小錢都省下來，可是這省下來的錢早晚要跑進那包辦人的臭錢袋裏去，這種省錢法，真是可笑。這彷彿受了魔術的計策似的。

我替母親買了一雙絨布新鞋，我心裏覺得是恩人一樣，正式的把鞋遞給她。她又哭出眼淚來，我看着她的眼淚球直溜溜的從她的兩頰滾下來，我暗想道：『祇要她把她的眼淚給我得滴！』

七月十六日

安特列、滑西萊維基，卽是以前讀我日記的人，受了重傷，已經在瓦薩醫院裏死去了。願他的靈魂平安！現在沒有人要讀我的日記了，或者這樣倒好些。我好像獨自坐在黑獄裏，身旁圍着一

羣飛舞的小鬼和指壓的犯人。我和我的日記對於別人沒有用處？這彷彿是廢物，可是我的妻早就知道我寫日記，而始終沒有一點願心或好奇心，說要看一看，寫一本日記，於她眼裏看着正像壓碎糟蹋了天花的種子一樣！

就說一個小老鼠倒惹人注意些；他作聲的時候，屋裏的人要磨磨鞋底去驚嚇他。言他的日記還不如一個老鼠。

但是像我這樣的小毛蟲，看見外面有這末許多比我有價值千倍的人天天在那兒激昂狂熱着，那末我還有什麼權利去學他們，也是激昂狂熱呢？若是真有那些天命必死的小「細胞」組織一個完全的團體去大聲疾呼的抵抗外界，這倒也很痛快！

今天我看見幾個逃難人從波蘭到摩斯卡亞去，他們的樣子都很漂亮的！

七月十七日

像這樣的日子，我真過不下去！我並不是活着爲乖戾邪惡的思想所主使的，可是在我這苦腦的靈魂裏找不出別的思想來，睡神已經捨棄我了，我的內部被一種白色的火燄燒乾烤盡了，

好像一顆樹不久就枯死在樹根上。我真在鏡子裏看我這扯歪不端的臉面。我枯枯的踱着步，直到我的身子要倒下，我的兩條腿似鉛般的重，然後我就飛跳在牀上，登時閉着睡覺；但是到了大清早三點鐘時候，我就彷彿被鼓聲驚醒般的跳起來，走到我的窗檻上去，坐在那兒一直到五六點鐘，心飄意游的呆看彼得格勒的深夜，同我一樣的終夜不睡。可怕的微光！可怕的深夜！無論他天上落下雨來，濺濕着房牆也罷，空中射出日光來，曝曬着煙囪瓦也罷，反正在這半死不動的市鎮裏照樣的恐怖。這彷彿滿地是預兆，人類要淪亡，在這淪亡的現象裏射出無門日子的無用光來。

對面的房子是很寬很高，若是你一失足從那房頂上跌下來，實在沒有東西能握着止住你。我心裏總去不了一種煩惱的思想，我想，我現在已經從頂上跌下來，下，下，經過窗戶，經過牆檐，一直要到那石磚地上。這陣狂想好像真的般把我嚇病了。我不願看見那高牆，就在屋子裏踱空步，但是在屋裏也沒有什麼安慰。我赤着腳，披着睡衣，一步一步踏着輾軋作聲的地板上，愈走愈像一個瘋狂追逼的刺客。可是那兒還射着微光！那兒還射着微光！

我像這樣就活不下去了！我想，人到了這種地步，一定要寫這幾個字：『不再拿我的死命去埋怨別人，我厭生了！』

我叫我自已談這廢話作什麼！我不過是不大舒服，以後一定要優待優待我自己。我真一定要留神我的康健。

麗得司喀呵，我的神呵，放我自由，給我眼淚，好讓我來哭你！像現在我這樣，真活不了咧。願你（指他的亡女）替我禱告上帝，你最近他身旁，你能望見他的眼睛，求他憐恤你的父親，麗得司喀呵，我的愛女呵，我的靜神呵，要記得我怎樣抱起你從牀裏到桌上，近靠着你，哦，這樣靠近……

七月二十一日

我們正在過這多末難過的日子！上帝愛惜俄羅斯國在這大地上，從那頭到這頭，無數的人民都跪倒著為俄羅斯的救聲禱告。

我現在想起那天的瞎心眼來，也覺得懊悔含羞，那天我走到喀山（俄國東方商城）大禮拜堂裏去，那兒正做着公衆的禮拜式呢，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的心眼兒忽然清楚明白了，我祇

記得那時候我目中無人的笑了一下，把我的眼光飄射。在那些同我自己一樣聰明的人身上，他們也彼此會意交眼。那時候，我推撞着，擁擠着，吐氣揚眉的伸着手臂，爲臨近我的人讓開前路，却把旁人腦怒了。但是那日光（指他這一陣狂氣）從什麼時候來的？

沒有一種文字能描寫出那種景象的感想來。從每條街裏，每條衚衕裏，有幾十萬幾百萬的人衆流水似的聚到一塊地方去，上帝供獻他們普遍的祈禱文，起初彷彿是一種游玩或展覽會一樣；可是後來他們來了又來，人山人海似的喘氣的地方都沒有了，但是他們還是一味的來，不過那時候的嚴肅現象真叫我一身冷汗從我的背上流下去。那時候你要一聳肩問你自己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沒有一個人聽見你，也沒有一個人回答你，同時人民依舊擠着前來，前來。一時的莊嚴靜肅越發利害，因爲沒有一個人來注意你，你也不去注意他們，你的心要飛上飛下的跳着。這一定是一個極活動的機會，才能聚着這末許多的人衆專爲禱告！究竟這是不是爲我這樣的小心眼去發問批評嗎？

人在那時候哭都不含羞了；有許多人還忘了拭乾他們的眼淚呢。所有丈夫剛強氣都沒有



了，我眼望着一個粗壯的農夫，一個腳夫或是一個馬夫的時候，一望而知他的臉上是流過眼淚的，我禁不住傻子般的想道：『這些民人何等的樸實呵！』忽然我自己的眼睛也覺着有一層水氣，乾了這末久的時候了，現在可漲紅着臉流了幾滴眼淚，還不知道我眼淚有什麼價值，我急忙靈捷的向天擽着眼睛，要不然要給別人看見了。我想道：『上帝呵，你離得多遠呵，可又多近呵！』

一霎間，我全身抖了一下，我彷彿觸了天火一樣。我好像振撲着眼所看不見的翅膀飛翔在雲裏高處，從這高處低頭望着這一塊我們叫做俄羅斯的大地。我所看見的祇是她（俄羅斯）沒有別的陸地，正被那無可形容的災禍脅嚇着，祇是向着她，那敵人運着鎗火炸藥正在進攻着，祇是爲着她俄羅斯國，爲着俄羅斯的救星，那天我們正禱告着，我再看人民一臉；他們正在淒淒的哭，我也陪着他們哭，他們並不輕視我，那些臨近我的人，但是他們誠心誠意的靠着我的胸膛。瘋了！我以前怎麼想來的一陣親愛這些人衆的情意又湧上我心來了。我自己都支持不住了，我能爲愛他們的心，高聲痛哭，就是正現在我想起這情意的時候，也要痛聲大哭了。

要把我覺想的情緒描寫出來，真是難乎難了。不過那大衝動時代過去了，幾個鐘頭光景，我

就不能像那時看見俄羅斯一樣的看見她。她現在在我眼裏不過是一張地圖罷了，可是那時候我看見知道得很清楚。我想我一定記得，但是我不能用話表示出來。哦，上帝呵，救俄羅斯國！愛惜她，雖然她是這樣的愚笨！

我現在應當離開不寫了，但是那眼淚又要來，爲什麼我不讓他流下來呢？昨天我回家，看見母親用她戰慄的手拭她那哭着伯弗爾的鼻，那時候我也想起伯弗爾來，我自己不能自主，像小孩般的大聲哭起來。我倒跪在母親面前，親她那皺皮的老手。保姆在旁邊，她也不能收回她的眼淚來。我覺得在一切潔白樸直的人民前面，我是很罪辱的！我的哭真有理由！

我現在一定要止住不哭了，要不然不久要失了知覺。我的思想來得真快，讓他來罷。

### 本夜

我又睡不着了。我的心裏充滿着憂鬱。我正在冷縮縮的抖着。我現在還想着俄羅斯。近來人用他的經驗去實用謀利，真是不慢。這很有點妙處。所以我趁着這學會了愛俄羅斯的熱氣，就此跑到家來利用這熱氣去愛我自己的孩子。彼得和琴納。在我這完全忘了他們的存

在的冷氣硬心以後，忽然發出這愛他們的願心，真是奇怪的。

我從櫃子上拿幾個水菓給他們吃；這種事我已經好久沒有做了。琴納長得太瘦了，我看着他都是心痛的。他的眼睛同麗得司路的一樣的精神玲瓏。他常是這樣快樂的小生物！那吵鬧（指戰爭）也觸動了他麼？

我心上又起一陣可怕的驚惶，就是我不能睡覺，我也一定要去睡了；這或者可以免得可怕的思想攻進我的腦裏。小孩子們……俄羅斯……

今天我沒有看見莎生卡一面。剛才我在公事房裏的時候，她回家來，可是現在我想，她又不能分身走開了。我沒有見她的面，我真發愁。我心想到醫院裏去，但是我好久沒有去了，今天忽然要踰進去，我恐怕要鬧笑話出來。

莎生卡、莎生卡，吾愛呵！

那末說起來，這就是俄羅斯的意思了！要俄羅斯，不過是要妻和孩子。

七月二十九日

憂鬱和失望又來了。我在短時間內忽然醒過來，看見一道真光，不久我又沉沉的入了無盡無靜的睡鄉裏。不是真睡、是場迷夢。那報紙依舊充量的陷人驚嚇，可畏的謠言，各處都是，公事房裏全是不可靠的話語。他們說瓦薩已經失守了，還有一大套別的話，像這樣，最好趁早閉着嘴。我不信認那上議院，但是我願意他仍舊招集着。

我害怕。

八月一日

全市鎮落在失望裏；街上的行人都裝出嚴肅的樣子，祇有那些闊少帶着笑容，或是一位外表丰采而內實不端的包辦人（掌全權的人），滿不在乎的獨自踱着步。那個肥豬！

我正在寫這幾個字的時候，那些德國人或者也正在攻進瓦薩城。我一閉眼，好像電影片子一樣清楚的看見他們頭戴尖高的盔帽，洋洋勝利的經過毀墟荒廢的街道，經過發火燄的家屋，齊步的進隊。我記得以前我公事房裏的人常嘲笑威廉的驕傲，常說他宣言吃巴黎，喝瓦薩，等等話的故事；他們這些傻子正在嬉嬉笑笑開心的時候，那些德國冷不防的真來了！他們真站在這

兒！我們該怎麼辦呢？失體面就是了！

我們怎麼能這樣瞎眼不預先望望那危險？我又閉着眼，看見他們的尖高盔帽，那火燄，那些縮在房後面嚇破着膽的住民，他們藏在那兒有什麼用處？假設我在深夜裏坐下寫着字的地方不是彼得格勒，乃是在瓦薩，四面有德國人過了橋，進了城……：好可怕的狂想！一陣雷似的拍聲在我的門上急響着，有一個德國人走進來，四而一看，在各屋子裏大步踱着，好像這地方屬給他的一樣。他手裏舉着長鎗問我，他祇有一滴慈悲心，所以他遲遲沒有打死我下去，叫我怎麼要望着他藍色刁頓種的眼睛呢？我自然要慢禮的向他微笑着，但是我嗎？未見得！

我今天晚上睡不了覺了。

八月八日

上議院已經招集過會議了，方針都要進行了，我把那些可怕的長篇大論的宣言文讀了又讀的時候，我暗地裏祈禱忍着，我的兩個眼睛直注着每字每句，這一定有什麼錯處在裏面，沒有軍火炸藥是不成的！沒有炸藥！炸藥早已答應有了，但是我們的埋伏戰壕乾着急呢！我們的義兵

空手去對待德國人！你想想這個國家成什麼國家了？

我不明白，一定裏面有點錯。那些人民在喀山公地裏禱告的什麼？他們賣弄了我們的人（指戰地的兵）怎麼還敢向上帝說話？然而賣弄的究竟是他們人民麼？我聽見他們的禱告，我同他們一塊兒禱告；我親看見他們的熱眼淚和他們的苦楚，但是有罪人當着衆目歸向的上帝面前所宜覺悟的驚惶和羞恥，他們却一些沒有。（足證是良民）那末難道禱告的是一類人，賣弄的另是一類人麼？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說，這國家並不是罪惡；我能把我親生子的性命來起誓！一定有什麼地方錯了。

我起先讀上議院議員的宣言文的時候，我真表示不出我所得的感想。一個德國大炸彈好像在我的腦子裏爆發了，我的耳震聾了，我的眼震瞎了，把我的全身連根搖動起來。這彷彿使我啞口說不出話來；我祇能無知無覺的喃喃作聲，嚇出魂來的呆瞪着。每個人好像都是同樣的受着。就是在我們公事房裏那些平素談吐言語這樣輕浮，解決問題這樣容易的一班人也幾乎嚇得說不成話。他們不能做工了，祇是縮在他們的衣袖裏呆坐着，臉上急得熟海蝦似的通紅，鑽在

報紙裏，一面叫公事房差役亂跑搜擄各種新消息，當他們辦事的時候，他們就提高着嗓音吵起來，粗拳亂打桌子，一面嚷着：

「我告訴你這樣的！」

「我剛才說什麼了？」

「怎麼沒有一個人來聽着我！」

「這是你不要來聽着，我好好聽信着……」

一個人如此，大家都如此的，你瞎聽信，我瞎造謠，錯處儘管多多的出來，沒有人聽着，請問，誰奪取了撒兒格拉得，誰在德國街裏走路，即說誰在弗萊特利希街上（德國街名）的衣店裏買了一根領帶呢？他們全把他忘了。誰呢，無非是那班賣國賊。

他們最使我詫異的就是，他們彼此要談那些最可怕的事——那種事，人聽見了，要一個星期睡不着覺的——他們要聚着越親密越好，這好像他們忙着要顯出他們在公事房裏的好精神來，他們談完了最無聊的討論，有的人要說說「諷刺話」，有的人要各人捐幾個錢去買很講究

的點心，在點屋子裏作樂一時，躲開那銀行行長的眼睛極遠呢。好在他們不會喝燒酒，這是件幸

事。

莎生卡又是一個使我驚訝的人，像我這樣一個人，外面有那些可悲傷的事，裏面充滿着我這奇離感想的熱望，我自然要想她是一個同我甘苦相共，親密聚談的人，即或不談話也好，我想我們自然要暗心相會相傳，我們真心中言語所不能達的情化……但是事實上大為不同，我吃驚睜着眼問她道：「我想你已經讀過那篇文了？」她聽了這話，也詫異道：「什麼？」

「怎麼說，什麼我現在說上議院的宣言文呢？」

「什麼文……哦，是的，我剛看過一眼，我現在太忙，沒有功夫讀他，主知道將來該怎麼樣。」

我沒有注意她這樣的心不在焉，所以我一鼓作氣的，詳細細細把全篇宣言文替她解釋，但是我偶然看出她臉上有重心事的表示，她那垂下的眼睛和堅閉的嘴唇，我就知道她沒心聽着，她正在那兒細嚼她自己的思想呢。我看了，不覺怒氣冒上來，我以前並沒有估量到她會把這樣重關俄羅斯全國的事忽略過去的。



我就冷然咬語的說道：「莎生卡，我想你沒有什麼多大的愛國精神。」

她的臉一紅，那時候我看見她那灰白疲倦的臉上流過一陣紅顏色，我禁不住心酸起來。

「不要爲我生氣，伊利亞吾愛呵，因爲我正想得神，沒有聽進你的說話，這不大十分要緊，是不是？」

我怒色抗聲道：「不要緊！你真不知道你現在說些什麼話，莎薩呵！老實說，祇有那喜歡俄羅斯亡國的賣國賊才能說出那種話來！你明白嗎？我們沒有炸彈了！請問你發愁不發愁，爲我們那些可憐，苦耐，赤手的兵士，對面有全副軍裝的德國兵臉上還帶着笑容，一舉手就打敗我們呢？」

她被我的話感動了，她睜大着眼睛，驚色顫聲道：「這真可怕，不過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這就是人人現在都要解決的，而你還說這不要緊呢。這要緊得很咧，莎生卡呵！這要緊得你想想都想瘋的！」

在這時候，有人從醫院裏來，找她去，因爲有一個人，他的兩臂都斷了，他要莎生卡來餵他，他才肯吃。她登時把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把眼睛瞭然一飄，急忙在我耳旁親了一下，低聲道：「不要

爲我生氣，吾愛呵！我不能……」說着，她就走了。

她不能什麼……

八月十一日

一件想不到的事出來了我的妻弟，尼哥萊依，現在逃在莫西科。因爲他們夫妻不合，他現在寄給我一封極恭敬的信，送給我一筆錢。他有正正一年，才想起他母親來，所以現在要拿出他腰包裏的錢來孝敬她的日用。他一聲都沒有提起莎生卡或伯弗爾，或是小麗得司璐。

他這封信提起我的火來，我趕緊寫封回信給他，好叫他不要即刻忘記。我並不要攪擾莎生卡，所以我把這件事瞞着，不在她面前說一個字。那個惡徒！我早就知道他近來包辦了一件事，發了一百萬大財。我從我公事房裏人聽來的。一百萬！我們知道這筆大財是從什麼地方發來的。可是這位品行不端的賣國賊忽然心寬量大起來。從他三十條白銀子裏給我一條！不必，尼哥萊依呵，我若是要摸一摸你的一個小錢，我早就該餓死了！你這骯髒所得來的錢都有血染着呢；若是一摸了他（指錢），你的手就永世不能再洗得乾淨了！你的母親真不配靠你這染着血的錢過

日子！她已經失掉了一個在戰場上的寵愛誠實的兒子！  
指伯 弗爾

上帝呵！爲什麼你要把你那使神的重擔子放在那軟弱的指實國賊肩上？你應當報復責罰這類的人，這類富有錢的，這類強有力的，這類賣國賊，這類說慌的和這類大騙子！他們長此嘲笑着我，露着他們的金牙，在他們的汽車裏嬉笑藐視着飛過我們身旁，究竟准他們這樣到什麼時候呢？他們這樣的傲然無恥，我們又這樣的軟弱無力，真叫人呆想失望的氣瘋了。你要向他們強辯的時候，他們祇是微笑着；你要恥辱他們的時候，反倒叫他們喜歡；你要苦訴哀求的時候，他們當面對你笑着。等到他們搶了賣了他們的國之後，他們就舒服的睡覺在他們的高牀裏，好像在最柔軟的海鴨絨毛枕頭上一般。

人想到他們目中無法無罰的時候，真要氣得血都熱沸了。我想他們流氓們應當在這世界上勝利的一件事，實在不是公理！這真是棄廢『誠實的崇拜』，這是殺滅公正，這是造出無意味的人生觀。我們現在應該宣戰的，是問着像這樣的流氓，切勿要因爲一個人生下來是德國人，和那個人生下來是法國人，所以要彼此打破頭腦。雖然說我是天性溫和，可是我要做第一個人穿着

軍服去加入這種戰爭，同賣國賊開戰我極情願把一個鎗彈送進他們那銅般厚的前額裏去！

忍耐着有什麼好處？尼哥萊依的封信激起了我的血，可是爲什麼我的麗得司要死去，我的可憐無罪的孩子，永遠的，寵愛的，你（指上帝）花園裏的聖花，唔，主啊？她是不是被我這貧小子冤枉搶來的千金女麼？這真可怕，可怕！有許多人都是像我這樣正在氣忿怨罵着呢！死亡危險的小蟲子，你祇配是這樣！死亡了，你就可以安逸了！像你們德門台甫（指他自己）這樣的人，一面鎮天怨罵，高聲喊嚷，希望着公理戰勝和金冠加冕，而一面間接的死亡去，這樣人還不够多麼？但是現在誰爲難他們？他們已經跌在死亡危險裏，一直到底沒有完。

八月十二日

我詳細的研究着上議院的宣言文，每天我好像一日高似一日的登山，在我眼前我推開許多新幻像來，不過這些都是可怕的景象！德國兵依舊佔着瓦薩，一氣的前進，在什麼時候這種驚人的前進就停止了？我們的軍事專家宣言說，他們德國兵決不能進攻，過了維里納（俄國西大城）和格羅特洛城的礮臺，因爲他們勢必要爬過那座難以取勝的堅牆，不應當這樣來使我們

放心嗎？但是我放心不下去；我彷彿覺得他們的影形逼近，我每次走到街角上，每次要寒心，好像看見一個德國兵大步踏出來，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的德國臉，和尖釘軍帽！我差不多能聽見他那直硬刁頓人的口氣，上帝要違禁這件恐怖的發生！

談起那種幻像來，他們（指幻像中的德國兵）真叫人頭髮都連根豎起來，爲什麼我是微小無名？我很誠實，怎麼我並不明白知道正在國家危急的時候，爲什麼我要像一個蠢惑的笨驢！——祇配用這個比喻——一般笨的呆望着呢？國家危險了——好驚人的字！我對於國家有什麼用處？無論那一匹馬總比我這樣卑賤誠實的人有用得多的多呢。卑賤兩個字說得真確當。

上帝救俄羅斯國！這幾個字各處都聽得見，就是在我們公事房裏那些多疑心的人裏也有。假設上帝不肯救她呢？假設上帝要說，「同你們的米耶沙依德」一個壞警官，一塊兒死亡，因爲你們這樣呆傻腐敗！那末我們應當照着去行嗎？我想到這兒，聳了一下肩！我不能答應他；我一定要用出我生平所有的幾斤力量去抵抗一下！可是我的心已經冷了，怕了，失望了，我該怎麼辦呢？這國家急用薩孫人和英雄，可是我是什麼一種的英雄呢？我不過是一個赤露露站在最後死

刑前的罪人，抖縮得一句辯護自己的話都說不上來，因為地球上的避難地方都完盡了。  
那個罪人就是經過大戰爭時代的一個小書記，名叫伊利亞、彼羅維乞、德門台甫。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中卷終

小人物的懺悔



# 下卷

八月十八日

趁着我的前幾天心經奮興的時候，我把我自己許多不公平的事都罵了一頓。可是一個人想得清醒的眼光，決不能拿奮興來做引火線。我看見了這從我們上議院裏西雪洛們西雪洛是羅馬大雄辯家，拿他來比喻議員們的嘴中吐出來，好比越倒越多的牛角般的宣言書，早就心迷腦亂了。若是我是個瞎眼，看不見他們的宣言文，那末我們的西雪洛們（議員們）該怎麼辦？好在他們的眼睛無論如何都是聰明尖利的。

我並不否認我沒有力量，不過所不幸的就是我的無力不是我的罪過。我是這樣，就是這樣了。我若是生下來是一個孫商人或一個傑夫爾人，那我祇好是一個孫商人或一個傑夫爾人，沒有人會傻到家的，知道我不是一個數學大家而偏要我算解一個正數微積分的問題；再進一層，我又如何能想算解這大戰爭和俄羅斯亡國的問題呢？我並沒有發起這戰爭！我們成了這樣的雜亂無章，我決不負責任，我也看不出爲什麼我應當有這責任放在我肩上！這真是不通，又不公。



要叫一個人去剷平一座山，而不給他許多錢子去剷土！我很喜歡看那些位紳士們（指議員）去做這件差使！

我們的公事房又安靜了，謝謝上帝，我也很喜歡說，我的孩子近來還很好，母親以前有一點小胃病，可是現在好一點了。那位老太太現在很健壯，實在是給我們一個好命運，我也不消說得，不過她完全沒有記心。

我想拿我自己手下的錢去重新糊裱小孩臥房和書房的牆。我書房裏牆上的紙真叫我想起那些微光驚人的七月深夜，在那個時候我差不多赤着全身坐在窗檻上，或是赤着腳走地板。我在那時候常數算花式窗上的花朵，心裏還知道曲線和點紋在什麼地方。

我起先心中不敢決定，這是不是時候去裱糊牆紙，後來我一想，就決定這實在是最好的時候。爲什麼一個人要拿着錢，不要家裏修飾好呢，是不是因爲外面有了戰爭，所以要像豬似的過日子麼？那戰爭任意他們去打下去，可是我的房子和我的孩子是我自己的。

昨天晚上我看着琴納上牀的時候，我禁不住笑出來。這小流氓近來長得很胖了，面上有紅

色了。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以前教給他的祈禱文，裏面說着爲他的父親和母親和戰場上的兵士們禱告，最後結束一句話：「仁慈的上帝，雖然我是這樣的罪人，也要叫我明天早晨醒起來。」他禱告完之後，他那赤裸裸的小身體，高擡着小腦袋，挺直的站着，後來又嬉嬉笑的翻了一個筋斗。我願世界上一切的罪人都要像他這樣。

莎生卡很贊成我寫信給她的兄弟。尼哥萊依她想這乃是表出極好的情感。他並沒有回信來，不過我也不希望他來。

八月二十日

我現在要整頓我的房子。這房子已經好久不打掃了。我書房裏的重帳幕，牀榻和椅子上都落滿着飛蛾子。我要更變一下，就家具都搬開，把食堂當作我的書房。我不敢說這好看些，但是我敢說這實在一個進步；從我窗裏望出去，另有一種景子了。我已經討厭我這死整屋子的舊樣子，四面都是些窗。這些窗叫我氣悶，叫我心裏難受。以前有好幾次，我看見我自己顛顛倒倒走過這些窗，走過這肥厚惹厭的牆。人的內心組織多末奇怪呀！當我幫着腳夫搬家具的時候，我不得不

想到此地，飛鳥覺得冬天來了，就搬到南方去，可是我們人類仍然有他那小箱子似的家房吸引着，想整頓整頓，爲以後寒風冷雪時候的舒服。這來去的搬動真叫我看着很有趣，但是現在早就打消了，因爲那一時一刻在我眼前的麗得司璐吾愛的小臉叫我想起前幾年她常用兩隻小手來幫忙的，我心中登時憂愁難受起來。麗得司璐已經去了，永遠不能再回來。

許多別的事也已經都去了，永遠不能再回來。連我們這小家庭的人心都荒涼絕望了，我不能不棄掉我想重新糊塗的念頭。現在生活程度增高到這樣地步，真叫窮人看着將來要嚇呆的，麵包和柴火……但是爲什麼我要把日常生活的一條一條都寫在我的日記上？噯，噯，那戰爭真越發顯出一個大怪物！

那些德國兵一氣的從瓦薩前進，一天比一天的近我們了。沒有一個人說這件事，全都急憂的等着新消息。我們彼此斜着眼偷看別人的臉上露出什麼新消息來，但是有什麼別的新消息？這好像連他們德國人都一點不知道，也在全地球上沒有一個人知道的，或是明白的……這地球已經上面翻到底下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

哥甫洛城失守了。我們的軍事專家以前宣言說這座砲臺是不能攻下的，可是已經像胡桃似的爆裂了，登時消散得一空。

八月二十五日

奧梭維基城失守了。

八月二十八日

布拉斯的（法國海軍重鎮）砲臺被奪了。

我有這本日記，對於我倒是很幸的，因為我能在這日記裏儘管不含羞的寫出我的怕心來。一個人在別人面前一定要裝出很勇敢的態度，把自己的怕心藏在自已肚裏。若是全彼得格勒的百姓都像我這樣的時時刻刻發抖，嚇得急叫着，那實在是可怕了！這怕心是真的，不是要故意這樣說說，叫別人家睜着眼，詫異，叫他從詫異中得出快樂來的。這真叫你覺着，你要跑逃去隱藏着，你又不知道到那兒去，也不知道你怎麼去尋錢去。你好像一顆小樹站在大樹林的外邊，正

有一陣暴旋風迎面吹近來似的；你把外面的葉子摺着包裹你，其實裏面你連根都搖動了。

我現在有一個希望，就是我們的公事房要搬開了。有許多人傳言這件事，把書籍都包捆起來。我祇願意這件事是真的！

我真不要打算明白爲什麼爲我自己和我孩子這樣害怕了。「戰爭」這個字於我再也沒有什麼意思了。這是一個死字，我們用用都用慣了。現在有一個活東西正在大聲吼喊的走近我們來，一個大不可言的活東西，他走來的時候，地球都被他顫動了。「他們（指德國兵）來了！再也沒有別的字比這個更可怕了！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寧可過那麗得司路死後微光作怪的深夜，都不願聽見這個話。你在燈光底下覺得平安些。在這深黑的秋夜裏，人除了想德國兵外，還有什麼可想的？昨天晚上我嚇得睡不着。可怕的影片飄搖在我的腦子裏。我看見了前進着的德國兵，我聽見了他們生番的話語，我聽見了他們奇怪的刁頓人臉，和鎗和刀，預備着去做他們的殺人工作。我好像在夢裏般的看見他們擁擠在貨車上；他們正提高着他們自己的嗓音喊叫那些戰馬；他們正轟轟人堆的擠在橋上；我能夠聽出他

們的聲音來，他們的影子在我腦子裏活潑潑的蕩漾着。

他們有幾百萬人馬——爭先忙碌的人，拿着爲我們喉嚨的尖刀——他們那粗魯的大臉轉向着我們，向着彼得格勒，向着郵政局街，向着我。他們齊隊進行，經過城裏街上和各村莊裏；他們爬進汽車裏去；火車裏擠滿着他們的人；他們在上面飛艇裏擲下炸彈來；他們從這山跳到那山去；他們埋伏一會，突然又飛奔出來，離我們更近幾里地；他們露着他們的牙；他們擡着他們的刀和鎗；他們亂燒房屋；他們一步近似一步的跑過來。那時候我的頭髮連根豎着。我好像覺得我自己站在深夜寂寞的森林裏四面圍着一羣刺喉嚨的強盜，正爬在房屋上。

到了後來，我弄成了躺在椅上，伸長着脖子，聽外面的聲音，祇要有一點沙沙的聲音，我就好像有人要來捉着我似的。這真受不了！我實在是一個怯夫，我現在看出來了，但是我沒有辦法。我能够做些什麼事？這真可怕！

可是在幾分鐘前我還傻頭傻腦的想重新糊裱我的屋子呢！

八月二十九日

我現在已經有點復原過來了，重新把眼光放正些，看我們的地位，報紙上和在公事房裏的人都說，德國兵決不會到彼得格勒來的。我不知道他們的話對不對？各街上都黑暗得不堪，若是你把德國兵忘了一會，這些街好像同前幾百年古時的街道一樣，黑暗的。街上還有游車，四輪馬車和店鋪，照常的開着。外面極多塵土和骯髒東西，若有一陣大風，就把你的眼睛都要迷瞎，你的喉嚨裏都要塞滿着乾馬糞。房子和宮殿彷彿也是荒涼骯髒，內法河（俄國河名）水上有一層像塵土煙氣一般的重霧，隱約迷藏着對面的河岸。

我讀着上議院會議的報告書，心中極其恐慌，但是可以叫我注意不被報紙上的話所愚弄。不過我還依舊瞎傻似的聽信報上的話，祇看見一層表面。我的愛國心在那兒呢？無論什麼自重的國家都要逐出我這樣的國民，可是我在這兒不在別人以下，是個社會裏可崇拜的一份子，是一個老公雞，大步走着去拜訪別隻雞，在一個破雞蛋旁邊高聲啞啞叫着。我祇好配做一隻雞，好一番意思！現在我明白「膽怯如雞」一句成語的意思了。我的琴納也祇配是一隻小雞，有許多像我這樣的老雞帶着他們一羣小雞在滿街上走着……少說罷！

那書記伊利亞、彼羅維乞、德門台甫（指他自己）不過是一個膽怯如雞的人。

九月三日

一件最大的不幸事發生在我的身上。這叫我修養了四天功夫，才復原過來寫下這件事。我應當早就預料這件事的發生了。我看見外面事業漸漸的減少和辦事業的難處，我早就該知道這件事必須要發生，但是我這放恣的瞎眼，叫我信靠着，叫我不發愁。我們的銀行已經倒了，這公事房自然也關門了。我們的行長忽然死了。他們說他自殺了，他家裏瞞着不說。所有雇工的人都得了錢，去了。那些像我這樣有點多年根底的人都很慈善的優待些，多得了一滿月的薪水。這比較起全家的將敗落問題，這一點錢確是慈悲的。

我現在該用什麼法子來養我自己和孩子們呢？這問題比德國兵的將到來還吃驚些。那德國兵或者來，或者不來，我們並不知道，但是這兒我當面臨到了這件事實了。在很短的期限內，那小孩子和我一定都要餓死。

我還沒有告訴莎生卡呢；我不敢；我找不出好字眼來開這張口。在家裏一個人都不知道。我



還是按素常早晨的期候出家門，在街裏瞎走着，躲開面熟的人，或是一人坐在託麗德花園裏，到了下午五句鐘我就回家，好像從公事房裏回來似的。我一定要想一個計策；我一定要決心我以後的辦法。

九月四日

我生平第一次我自己閒居沒有工作，自然不管我少年時候有一二次脫了兩三星期的差使，不過在那時候人對於這個沒有什麼打緊的，因為人在青年時候對於什麼事都這樣的，我現在連這經驗的什麼滋味都忘了。我到如今已經四十六歲了，已經立家成室……

現在我於什麼人有好處的？我有什麼權利來活在這世上！我除了我工作的願心外，沒有什麼可辯護的。我祇要是天天的工作，支撐住我幾個無望的小孩子，就是一個要望高要名譽的人，但是現在……我就是一個最賤下的無賴子，好不了多少；我是一個在地球上最無價值的人。現在我連我自己這貧苦命的需要，都供給不起，請那些靠着我的人的需要都休想罷。一隻用喙啄着路旁一堆糞的麻雀都比我活得有點價值！

我祇要是做着工作，我即是一個人物，一個看得見，摸得出的體積；我這一點小力氣還湊着能夠幫助日常的輪子轉走；現在我事實上已經死了，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活人中的鬼，雖是外面的皮膚知覺還活着，現在真入了極可怕的情形！我的嗓音都變了，彷彿是一種以前永沒有過的求媚聲音；我的走路步子也變成迂緩重響了，我好像要在屋子裏踏着腳尖走路，祇有我一個人醒，想輕輕的不要鬧醒別人似的，好在這個時候碰巧外面大多類人都變了一點，要不然，母親一定要看出那每天走進走出的『我』是我以前人形的鬼呢。我在莎生卡面前裝得非常的從容，不讓她有一點看出形跡來，不過我們現在相見的機會也極少了；我也極力的假說忙着做工，得機會就躲開她。

我知道我不能去怨這所發生的事；祇有我一個人是這情形的受罪吃苦人，但是這種解釋祇有一點安慰，沒有一個不自重的人能夠說他已經受罪吃苦了，就得着安慰滿意的。我越想着越要恨我自己的薄力和拘束，我的生命祇掛在一條線上，無論什麼走過的人都能夠任意捶斷這條線的。我成功了什麼大事業了，敢袖着手靜坐着？我這不可靠的一點點人格，即是我工作的

果實，都在什麼地方呢？幾把椅子，幾張桌子，幾件衣裳，兩個孩子，這就是我一輩子所做的成績總數……但是我現在說些什麼話呢？我有幾個空抽屜，一無所有的枕頭，四百個盧布在儲蓄銀行裏，還有一張發財票，在我的衣袋，我還想得二十萬盧布呢。把我一輩子盡我力所得來剩下的東西開一張物品清單，倒也很有趣味，很有益處的。

想到這樣一點點的家產，真是叫人氣死羞死！我不能久住在這大地上，頂多不出一個月，就……可憐的孩子呵，你們所遇的父親是一個多末不幸的！

九月七日

我出去亂走，拜望我的熟人，我拿着謀事的薦書走遍了二百多家門口，但是沒有一個人彷彿用得着「一個誠實，有良心的工人」。有許多人的嘴很會給人教訓，有一個人出乎他愛國自滿心的高度，來教訓我，去做些戰地工作，去跟着那大富翁利耶布與基辦些「備戰實業」的事，有那些實驗的人也告訴我，要自己熱一熱心，去貼緊着那戰爭靠戰爭吃飯，好像一個新生孩貼緊着他的母親胸膛一樣，這句話對於我的妻弟（指尼哥萊依）的心眼中，實在算是一頓極滋養的飯食。

我或者可以得了他們那些聰明愛國的教訓，去找一口飯吃，但是我想到了「備戰」這個字，難道要把我的彼得和琴納去備戰呢？這實在發生艱難問題。至於後來一個勸告呢，我也很發愁，因為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去找那利益的胸膛，好把我的牙齒咬進去。

我的確是笨傻，無可造就；我祇能做我平常所慣的工作。上帝呵！我好嫉妬那些闊少呵！我看見了他們的大房子，平滑的玻璃窗，他們的汽車和馬車，奢華炫眼的衣服；他們的金戒指和金剛鑽，我心裏好失望，好貪恨呀！我想到他們所做的而我不能去做，我真氣得很！外面的人一個一個都是偷搶劫掠，而我在這兒死抱着「誠實」的空字眼餓死，讓他們想着我，祇是心裏暗笑，我又何苦呢？

九月八日

我要告訴莎生卡說，我已經失了我的職，從今後不能養家了的時候，我早就該死了。祇要我以前所過的苦日子不那樣擔重負痛就好了！祇要我那時候不那樣苛求驕大就好了！現在想想我以前那副神氣，嘴裏說着：「你們應該多加謹慎的預備我的飯食！若是我一旦病了，你們該到

什麼地步呢？或是『好好的在那兒靜着！我一定要休息一會兒！』或是『爲什麼這茶是冷的？爲什麼我的衣裳沒有刷乾淨？看這袖子上的細絨毛！』好驕大的架子！

我想省點錢，所以我盡力的往少裏吃。現在我連一頓晚飯都不吃了，自己拿這種高貴的價錢來安慰自己；不過我很少覺得肚子餓。我昨天有一陣怪想打醒了我，我想我若是天天這樣亂跑着，我一定把我這兩隻鞋走破了，所以我挺身跑進魯麥來夫花園去坐了兩個鐘頭，省得用我這雙鞋。身上不久就要赤裸了，快快省用我的衣裳罷！

我這樣忍着，能够忍多久呢？我的苦難是無限的。我身上每一處有感覺的地方都已經被荊針刺着了。要我把我的心臟描寫出來，那祇好比如一塊狗肉做成的膠黏臘腸，實在不配是一個高尚情感和熱望的積蓄機關。我做了什麼事，會配得上這樣的好名稱？我爲什麼一定要忍受着這種非人類的苦楚呢？

拿人來這樣開玩笑？我的耐心耐到什麼時候呢？爲什麼我一定要自暴自棄呢？我是一個怯夫麼？

我昨天走過公地的時候，看着塵土的磚地，滿處是雪茄煙頭，看着樹上顫動的葉子，望着河對面的房屋，我心裏有一陣突如其來的思想，想着祇要任我挑選，我情願在幾秒鐘內去跟隨我親愛的麗得司路，我的心痛，永久寵愛的孩子，想到這兒的時候，快樂神笑向着我，彷彿有一道光降下來照着我，不幸的頭顱，在那個時候確是富足自由，是在全世界裏最富足最自由的生靈。爲什麼我要鎮天的爲區區微物奮鬥呢？明明那自由和快樂在深幽急流的河水中臨近我身，而我還要像一個要面子的無賴子一般捨不得我一雙鞋呢？

九月九日

沒有話可說。

九月十日

我以前有一個書記同事，他在一個軍隊籌備員那兒爲自己謀了一個差使，他勸我到奈夫斯開地方的咖啡店裏去交際交際，那兒常有許多大商人進去喝茶的，我就聽了他的話，一時去了，在那兒的命運全靠着一個人的風流自恃態度，我應該對衆客說些有趣的故事，親自應接來

客，然後才能慢慢上進開口謀事。

可是所做的和所理想的大不相同。我並沒有說一個故事，也不能裝出自恃的態度來。我不過微笑着，想引動幾個有憐心的眼睛。我叫了一點茶，和一塊肉餅，顯出外行的樣子來。茶和餅來了之後，我祇是呆呆石頭般的靜坐着；我好像失掉了說話的力量似的。我四面喧嘩的聲音，和本店裏人的來去較快，真把我嚇傻了。祇看見他們走進門來，把眼珠四面一轉，各人找個地方坐下。他們一時又坐在一塊兒，吸着煙，好像心腹的老朋友一樣暢談起來，不多時又彼此吵鬧起來，預備各對各抓脖子的打架。雖然他們的談話很夠高聲，時時聽得見，但是很難明白他們談得些什麼。不過一件事彷彿很清楚——某件事正要買進或是賣出，某個人正被人搶了，被人破壞了，被人洩漏了。這就是金錢流入流出的一條路。

他們身上並沒有什麼看得見的錢財。他們一大半是衣裳破壞的；祇有兩個人的領結針，鈕釦，和戒指上帶着真金鑽石，其餘都帶着假的。可是他們的袖珍簿子倒都是很厚，裏面不是平常的白紙，是銀行的支票，他們不時的拿出放進的顯出來。鄙吝行爲或者是這些人的時式，是他們

職業所必要的特品。何等惹厭的人羣！

我一定可以剖白的實說，我現到這咖啡店裏來是滿心希望的，是沒有一點良心上發生問題的。祇要他們裏有一個人來對我說：『看這兒，伊利亞、彼羅維乞，我們今天夜裏要偷開一個保險箱，』或是『我們要假造錢幣，我們可以多給你錢，你能幫我們忙麼？』我一定要絲毫無疑的答應他們。無論怎樣，這正是我一心所想的，但是我現在已經在那兒石頭似的靜坐了一點鐘，親眼看着他們的領帶和臉面，他們的骯髒手指甲，和金剛鑽戒指，我早就一肚子的怨恨，向着他們這些人——殼不上他們那種的神氣——我對於這些事不清楚——殼不上他們自己這類的人，殼不上他們臉裏的醜行。何等可怕的人羣！

我被他們裏面一個黑鬍子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時把我本身地位的失望都忘了。他不很年老，很粗肥很健壯，在這下流社會裏祇有他一個人穿着很整齊的衣服；他自己裝得很靜很莊嚴，叫人一見生畏的。他聽話的時候比說話的時候多，不時的微笑，有粗人近他來同他握手，他是拒絕不肯的。就是這個人和別人都看這種拒絕不算什麼；這看着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一時他



那又兇惡又冷淡的黑眼睛正射着我；我看着他的模樣，就知道他是一個光棍拐子，不過我仍舊覺得有一種陋卑的激力，叫我斜着頭作求媚的樣子。我不想他是注意我，即或注意我了，他一定不久要揭破我的真面目，就把他的注意轉向他人，決不來理我。他站起出去的時候，他決不讓別人來替他付茶錢；可是有五個人跟他到門口，他們恭敬不上他的前面，也要恭敬他的背面。後來我聽見別人說，才知道這個人手裏有幾百萬，不過後來浪費一半錢，現在還剩着二百萬多的款子。

我從那天離了咖啡店以後，想了好幾天這個人。他做了什麼事會得二百萬錢的這些錢代<sup>表</sup>着，什麼樣的劫掠和賣人心？他成了什麼樣的一個人？他身裏的靈魂是什麼樣的，會這樣心靜，會不怕流血，也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呢？我恐怕不能信，他的人同我自己一樣的材料造成的。我想起他的臉，他的有力，粗暴的身子，他的靜肅的時候，我非常的詫異。在吃午飯的時候，我把他同母親比較——母親每吃一口的時候，總要喃喃的作怨聲。我又想起伯弗爾，想起那我把他死耗告訴給她的恐惶時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奧妙來，我更是詫異。

我看見了那個人，我的善惡是非的反覺力早就把我那加入偷搶的願心殺得乾乾淨淨。要做一個大流氓，你一定要生下來配做一個大流氓，我並沒有那種敏捷、寫意的態度，也沒有那種心的輕浮去做個小人。這是天定着給某種人幾百萬，給別種人一個良心——劃一條貧富的清楚界限！

九月十一日

我存了想浪費金錢的心思，我吃過一頓好晚飯。

我到了早晨，老早就出去，到哀利西耶夫雜貨店裏，擲一個盧布在櫃檯上，好像一個有四百萬家財的老爺神氣，我要了一磅莫西科臘腸，這是母親和孩子們極喜歡吃的。爲什麼他們指他和他不應當享受一次很不容易好餐，心裏想着這個人（指他自己）還能買得起這些東西呢？我又買了兩鎊精選的香糖，和二千根雪茄煙，這些煙我拿到莎生卡那兒給她的傷兵的（出一出氣）我受了她一個溫愛的接吻和感謝，一點沒有良心上的詫疑。我在咖啡店裏沒有勇氣去偷搶，不過在家裏就隨便搶。

但是雖然有了一頓好餐的滿足，我現在又滿心的懊悔，彷彿我真在大道上刼掠了一次賊物似的。不過肚腸裝滿了，究竟勝過懊悔心和良心，我不一時就像大富翁般的無情，竟然打起呵欠來。自從我失職以來，這是第一次我覺得要睡。

九月十二日

不過雖然我覺得要睡我還是睡不着。我剛到了牀，那要睡的願心早就離開我了。我躺在牀上，滾來滾去，或是鎖夜的吸煙，要想出我所能做的誠實工作。做一個酒店裏的夥計對於我身上，倒是可能的事，或是當個遊車司機夫，因為現在這種人很缺少，但是在晨色日光底下，我覺得那是虛浮無用的。像我這樣可憐的身體和一無所有的經驗，叫我怎能做這夥計的難工作呢！這樣的工作不是為我的！

九月十四日

現在我好比一個旅行家或一個哲學家，很知道熟悉彼得格勒這地方。我費了好幾個鐘頭，瞪眼呆望着紀念碑，好像我以前永沒有看見過似的。我盡力想明白他們（指紀念碑）表象的意

思我細望那宮殿和新房屋。我很被這些好建築所激感。我最注意的是在特羅司基橋附近那土耳其回教新禮拜堂的四周走着，看望他四面全有的好景緻。我心裏覺得好像正在旅行遠東各國呢。我坐在公地裏長橙上吃了我的點心，一面想着許多不同的宗教。我進了亞歷山大第三博物院裏，極嘆賞裏面的圖畫。祇有熟人們，我實在不能忍着去見他們，所以遠地裏看見有一個熟友來了，就一溜兒藏進小道裏去了。

關於德國人進行的事，我祇在公衆廣告牌上的新聞公報裏看一點；我現在永沒有買過一張報紙。看平常路人的臉色，就知道我們百事都很不好，和德國兵依舊進攻着。我不知道怎麼樣完結法，我現在不大管他；我自己的末路先來到的。我沒有注意的就是在本月三日格羅特洛城已經失守了。

我是活人中的一個死鬼，我自己一連幾點鐘的亂想鬼念頭。我能像一個旁觀者似的看那生命；我好像從上面得了他（指生命）的鳥眼觀。我拿哲理來推究；我在心靈裏布置了一切人類和組織的事。那轟轟的汽車，那載重的汗馬，那敏捷的行動真叫我明白爲什麼要有一個戰爭。一

個人總想把他的所得所有比別人多些，這就是所以我們有戰爭。可是我以前也贊成他這番意思的。

我有一種好奇心，是活人說他自己所不明白的，我要研究市鎮的地方計畫。我要知道爲

什麼市鎮裏劃出許多小路，街道和公地來。我知道這些遊車路是一定要的。我喜歡看這一大堆平房，裏面坐着守門人。有一天我看見歐乞塔橋的水門開着，讓汽船走過，這我也喜歡。我又喜歡有許多忙着的人在火車站裏；我每天必要到那兒去看他們。不過若是他們指街、橋、汽船、火車站等一齊都燬盡了，我却一點也不心痛。我在旁邊望着他們毀倒下來，是覺得很有意思的。我一面想着，就看見那些火燄和燈燼，燒定之後，這市鎮一定看着很平坦的了。

今天我看見兩架飛機在天空中，從克利斯託開島來的；一架繞着大塊雲的邊上轉圈。那時候我心靈中已經上去同他們一塊兒飛着，覺得有點快樂。我用高貴君王的眼光來看底下的全生命。現在我一時一刻都在良善性情裏。我不管我化了多少錢，我還要做出高貴君王的度量來，爲孩子們買了不少玩物和香糖。我又爲莎生卡買了一筐子水菓，極高貴的遞給她。

真是一個高貴的君王！

九月十六日

這市鎮現在騷動得像一座驚亂的馬蟻山，四處爭辯的聲音沖天的起來，上議院已經解散了。以前我們祇有一個希望，就是在上議院，彼得格勒的人民是何等的膽大，會登時變成這樣的！他們現在把事情嚷出街裏去，可是在短時間以前他們連在自己臥房裏秘密低聲說話都害怕呢！一定有什麼難事發生了，我的耳朵裏祇聽見不滿意的怨聲，我就想道：「這樣是極好，我的勇敢孩子們呀……不過這於我有什麼事呢？」

我覺得沒有一點事可做，祇好走到託麗德宮殿那兒去。這時候正像平常日子一樣，我們有一小羣人站着看那些議員走出來。他們（指議員）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他們是同別人一樣的人，不過或者有點莊嚴，有點滿足，說他們碰運氣能夠在這歷史上大事記裏享個名是了。當在「國家危急」的時候，還要在現在一點鐘裏解散議院！他們吐氣揚眉的出來，直挺挺的坐在他們的車裏，威風凜凜的，大有專家研究出什麼心得發明的態度。我站在路旁微笑着，一時不覺譔笑出

聲的時候，我旁邊有一個青年人嘴裏說着關於幾百個黑鬼子（指議員）的事，我決意先走開，省得後來被巡警人民擠趕着。其實我在那兒幹什麼事呢？我後來走到歐乞塔橋去，化了六個哥幣坐着汽船，沿內法河下去，一直到滑西列島。

那流水對於我有一種奇怪的吸力。我坐在船頭上，微風細霧迎面吹來，心中覺得非常暢快。我的無望和失意上倒添了一層愉樂。

九月十七日

我現在就知道「空」一個字的意思了。這個字是何等的怪異離奇啊！無處不是空；他（指「空」）從昨天我癡望着的月亮那邊起，一直散傳到英國海岸。各家房裏都充滿着他（指「空」）；他從牆腳下一直爬到房頂上；沒有一間屋子不裝着他的；把牆一座一座的打下來，到了末後，我們上面，和星下面都什麼也沒有，祇有「空」的結果。這是戰爭

昨天夜色剛起的時候，這思想（指前段）活潑潑的在我腦子裏，我已經做過夢，夢中看見麗得司喀來見我，我就醒了。醒後就翻來覆去的閉不着眼，所以我就起來，走到我書房裏去，坐在窗

檻上。那時候已經發點微光，不過是下着雨，一切好像都是灰暗無味。什麼事都沒有頭，也沒有尾。我的四周圍都是陰涼靜肅。一層「空」鑽進我裏面去，內的「空」和外的「空」互相傳散交換，直到永遠。各地盡是「空」；他（指「空」）的裏面是熱的，所以人一定不會被那無窮的「冷」凍死。你看那個東西（指他自己）呆坐在窗檻上（我在思想裏）就是一個人，一切的「空」都繞着他。那熱着的「空」就是房子，按房子指家庭，有了房子，所以不能到無窮的冷。可是我不久就要沒有房子了……

在那個時候我就曉得我在什麼地方。從思想裏醒過來了。我又是好像瘋子似的披着臥衣，獨坐在我的窗檻上。我的腿彷彿有這樣長，我的鬚鬚有這樣灰白。伊利亞、彼羅維乞呵，你的末路來了！

我現在應該好好去睡了，但是那一輪明月從我的窗檻裏偷看進來，所以我想我要出去望他。我不好意思常出去進來的驚動守門的；在我們自己的平房裏，我祇有一個鑰匙。我不喜歡有一個人來知道我有意外事出來。他要走他末路。琴內是一個何等可愛的小孩子呵！他要死，却又想起他的孩

末路

九月十九日



我在睡裏做了一個可怕的惡夢。後來我無意中走進芬蘭車站裏去，站裏早已擠着一大堆人要歡迎那些從德國回來的傷兵呢。他們已經吃過苦了，現在要送回來，他們就不再喫驚了，唔，上帝呵！我起先像一個又瞎又聾的傻子似的，瞎鑽在自己的小事情裏，一點不知道這大堆人在那兒幹什麼。那好像有什麼宴樂的會似的；紅紅綠綠的旗花，和軍樂很是熱鬧。彷彿歡迎新郎和新娘一般。後來我知道是這麼一會事的時候，把我嚇得渾身是冷。我就站着等那火車來，自己想不到他們到後我要看見什麼一種情象。

後來火車到了，許多無臂無腿的人一齊抱出車來，瞎眼的和殘廢的都顛倒亂撞着，軍樂呼呼叫打起來，歡迎勇士的歸來，我的心早已在裏面溶化了，陪着衆人淒淒的流眼淚。我閉着眼睛的時候，我不能聽見人擁的聲音；我祇聽見月臺上腳步和拐杖的聲音和音樂的餘聲……我眞不明白那兒熱鬧些什麼。我睜開眼的時候，也不大明白。他們穿着綠紅亮光的襯衫，新郎般的歡樂欣欣走來，但是他們的手臂和大腿都去了……那末這些就是母親俄羅斯的新郎嗎？看着他們的「我」是誰？

他們圍坐在一張桌子旁，給他們預備一頓好餐的時候，好一幅淒涼的畫！淚珠子溜溜的滾下他們的臉來，把他們所吃着的祖國麪包都浸鹹了。他們的臉上現出何等的疲倦呵！他們的臉看着同老朋友的臉一樣的可愛可親。同時衆人有演說歡迎他們的歸國來……我站立看着我身旁的一個滿臉膿瘡的瞎眼少年兵，他連匙子都拿不到他的嘴邊去，那時候我覺得地球應當裂開來，把我吞下去。正在這時候一個少年軍官，他也失了一條手臂，他看着他的一個兵的眼睛。那軍官走過來，他們兩個人和一個兵，相對笑了一下，我看見他們笑的時候，我再也不能忍了。我趕緊轉過頭去鑽出人羣去，走到車站的極遠地方，自己仆倒在地上三次。

啊，我的穿着亮光襯衫的新郎呵！加在你的額上的婚冕有何等的重呀，你祖國永遠賜給你的婚環是何等的火熱呀！

饒恕我，我這罪人廢人！

九月二十日

莎生卡呵，我的親愛朋友呵，你在桌子上看見一封短信，你就一定要看這本日記，來明白我

爲什麼要自盡。謹慎的讀完他，指他的日記我愛呵，用友誼的精神來讀完他，你就要明白，或者要贊成我這棄離生命的決心，離開我這樣虛度，我這樣吃苦的窮命。我知道你愛我，我在你的愛裏有一種神聖的信仰。我一定要把這信仰帶到我可愛的麗得司塔那兒的幽靜裏去，那兒我不久就要歡歡喜喜的奔赴的。不錯，歡歡喜喜的，莎生卡呵。你自己不要發愁，想我是受苦死的，我是吃驚死的。我都是極喜歡拋開這厭惡無味的生命。我就是頂多一個星期的活人了，莎生卡呵。我有三個星期隱瞞着我失職的一件事，不讓你知道，我們要逼着餓死呢，你也不知道。我很是含羞來承認我在生活戰爭裏的力薄。若是換一個人，換個強有力的人，就能勝過艱難，找得別種工作，但是我不能了。我這一個人有什麼好處？要靠公衆的慈善心，吃口飯，我是不配的，也是不願的。比我更須要公衆慈善的人還多着呢。我昨天在車站上看見一隊傷兵，他們那樣運命的苦楚真叫我流眼淚。這些人都是公衆人一定要拯救的。

至於你呢，(指莎生卡)我的憂鬱美人，我的黃金寶心，我並不是一個少年人了，我這窮身引不動你的情了——這不過你的善心才肯引你來愛我。我去了後，你就自由了；我祇是阻着你的

前路，我不過是你的一個窮丈夫！我並沒有牽手引你走出那生命的難途，也並沒有把我一智慧的光，替你照亮着那前途的黑暗。我都是不溫和，度量小，私心重。當我想到爲我自己的飯食問題罵你，我真羞得頭縮裏面不敢動一動。這又是，我會來拉着你，不讓你做這樣犧牲主義的醫院工作。我自己不能看養小孩子，又忘了你看養傷兵的尤其艱難，我真是怨恨自己。想想以前你每逢回家的時候，我常向着你的不滿意，或是我到醫院裏去見你的時候，我那樣的批評你，怨視你！親愛呵，請你忘去一件事——『忘去麗得司塔死的時候，我對你說的話』。就是他承認自己是心腸，而反說他妻

是歌  
心腸  
安寧了。

等到孩子們長大了，請你不要把你所知道我的事告訴他們，省得他們爲他們的父親含羞失體面。莎生卡呵，我已經被母親俄羅斯責備了。我昨天看見我們的眼睛體殘的衆英雄從德國歸祖國的時候，我清清楚楚聽見她（指母親俄羅斯）的罵聲。他們指傷兵是我們的保護人，莎生

卡呵，是你我的保護者；我看見了他們臨身的災禍，我心都碎了。若是我沒有偶然走進車站，那末

我所流的幾滴熱淚也不能流出來見日光了。我在那時候聽見俄羅斯的聲音說道：『你真該罵下賤的孩子！』這並不是幻想，莎生卡呵，這並不是夢話；我清清楚楚聽見的。

你或者要想這是瘋了。你若真是這樣想，那更叫我心痛親愛呀，以前有個時候，我真是瘋的，但是那些時候是在我聽見俄羅斯聲音之前，那些時候是我像法利賽人。

昔時猶太的徒  
奉外節一派人。似

的拍着胸膛，驕傲我的正直公道，批評那些替我們戰爭的人。若是我是一個德國人，德意志也一定要怨罵我，因為德意志也有他們的傷兵——那些眼睛體殘的，為保護其餘人去戰爭的人。莎生卡呵，在俄羅斯危急需要的時候，我能出力為她做些什麼事呢？我所做的祇有一件事，就是沒有劫掠她（指俄羅斯），可是這殺了麼？我早就知道這國家在危急的時候，我像鸚鵡似的常重復說這句話，但是我做了什麼事了？沒有一點事！這一句話裏犯了多少罪！

我要無可畏縮的親手判決我的死刑——奸細和賣國賊都一定要同樣的受死刑，因為地球上沒有他們的地方。俄羅斯的母道訓聲已經責備我了，我現在不能活着，也不敢活着。從此以後我怎麼能見別人的臉面呢？莎生卡呵，我是這樣的無用，這樣的虛空，所以就是我以前所住過

的地方都沒有一寸空地留着爲我住了。沒有一個人要注意我的去世，沒有人知道我不見了。祇有一件事我滿心害怕的。若是我到衆天神裏去找麗得司的時候，她轉頭不理我，那該怎麼辦呢？不過不會的，在那兒。<sup>指天</sup>他們一定比在這兒。<sup>指地</sup>明白得多。或者那些暴苛的苦楚，我這窮小子在這兒所受的——這樣的空虛，沒有榮耀——到了那兒或者好了。那兒並沒有強的和弱的；全是相等的；在基督的衣褶裏有安樂的靜處，連我都有的。我已經把地球上的賬全算完了，以後在那兒天上，要重新開賬。

我希望你要快樂，我的親愛呵，我的神奇良妻呵。願上帝祝福於你，因爲你所給我的情愛，因爲你那溫良和沈靜，因爲你那可愛的嫩手的一動一靜。不要爲我憂哭。要有我們三人一同的奠祭——那戰地亡陣的勇士伯弗爾，還有麗得司和我三個人。決不要來找我身體的下落；那身體要遠流一直到大海，再會罷，吾愛呵，再會罷。

九月二十二日

這樣驚奇的神聖的事。<sup>登天</sup>出來了，所以我一定要把一切事辦理完了，省得紛亂。

現在三天又過去了，自從那我決意自殺的一天，我帶着孩子一塊兒到亞力山特羅夫花園去走走，我給他們買了許多甜食，想讓他們足足的享一時清福。我爲母親的午餐帶回家許多特別的細菜，同時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兒子，尼哥萊依，不過所幸的是我並沒有寄出去。

孩子們要上牀睡的時候，我讓他們當我的面禱告，以後就把我的零碎小東西整理好了——好在我沒有什麼債——就寫一封信給警區，另一封給莎生卡。在清早一點鐘的時候我就起程到特羅司基橋去，在那兒我已經決意跳進河裏去；那個時候，真是肅靜淒涼，我已經決了心，省得我多吃苦，所以我在臥房裏一個破舊時鳴鐘上拿下兩個重鉛塊來，放在我兩邊衣袋裏，一路上還想帶點石頭和別的重東西，好跳河的時候，省事一點。我現在可以完全真心的說，我在這死口上，一點不覺得害怕，也並不在離生的時候出什麼怨恨。我寫信給莎生卡的時候所流的幾滴眼淚不過是正式的幾滴眼淚。

我一路上走着，心裏充滿着思想，想我若是去了，我幾個親愛的孩子該怎麼辦呢，他們如何活着呢。我後來看出，他們若是沒有我倒好一點——無父的孩子更當有人拯救守養。我想或者可

以靠着莎生卡的兄弟尼哥萊依，不過我決不能當面懇求的。我一面想，就經過了莫斯科夫街，不久就面對着那又黑又靜的河。這夜裏是很黑暗有霧，對岸的彼得·保羅砲臺差不多看不見了；祇看見一點微光閃閃的蕩漾在空中，那一定是砲臺門口的燈光，旁邊是一片黑暗，有一條大河，好像海般的寬。河的右邊懸着特羅司基橋上的一排電燈，緊緊的聯成一長條光；那橋是非常的靜涼。我就雙手抱着衣袋裏的冷重鉛，想道：「時候到了！」正想着，河岸上石頭矮牆那邊一陣旋風吹來，濺着我滿面是濕水氣。「不必那麼忙，我一定要在這兒站一會兒。」

那時候我倒有奇怪不常見的事出來。我真不能話裏說出來。我現在不是傻子了；我是很有常識的人。以前有許多事我沒有看見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還有許多我不明白的；像一個人常常這樣忙着，也沒有很多時候去明白。但是在我這一生經驗裏，永遠沒有長時專心的思想。不過在那個時候，大變了；我好像在仙談故事裏面的，完全換了一個身子；我的身體裏面彷彿張開着一千個眼睛和耳朵，我的腦裏彷彿充滿着長時專心的思想。我的身子竟直不能動了。我祇好坐着或是站着，可是我不能走路。我忘了一切的字，我忘了一切東西的名字；我腦子裏的思想這樣



寬，這樣大，大得連全地球都抱得過來，我真不能描寫出那時的情形來。我第一個覺悟就是我這做人的意味。我就是「國民」，「人類」，「個人」，這些字的意思，言他也是類中一個，也是一個國民，人一個「個人」。像我這樣站在那兒，穿着大袍子，鉛塊吊在我的衣袋裏，在流水的河旁上思想着，在這深夜的靜裏，也是一個人形。還是別許多人形呢，他們在那兒？我一面想着，就有世界上一切人類蕩漾在我的眼前。我要問那活人和死人之間有什麼分別？死人往那裏去的？活人從那裏來的？想到這兒，我的思想彷彿無窮無止的浩大。我看見一切的活人和一切的死人，和一切將入世的人形，他們有幾千百萬人呢；他們都飄浮在月下的雲裏，他們都飛來，經過太陽的金光，他們在雨裏，在風裏，在河裏，在那時候，我就覺悟了，不管我的覺悟從那兒來的，我深覺得我是永存不死的，是純粹永存不死的，我覺得彼得格勒應該淪亡一千次了，而我仍舊的永存不死。

那時候我站在特羅司基橋邊，正想跳入水裏去，既然想到這兒，他是永存不死，知道我這樣自殺的謬誤可笑，從此醒悟了，就把那兩個鉛塊擲在水裏，當爲我跳在水裏似的，鉛塊勢大，鑽在水裏，連水花都不濺出來。我就呆瞪瞪望着下流的河水，被燈光照耀着，我一面又沈在長時專心的思

想裏，我擡頭一望那深黑無止的天色，不久那浩大思想又侵略了我，我就心目清楚，好像我成了一個通曉全宇宙奧妙的聖人似的。突然有幾輛汽車走過橋上，叫醒了；我就轉回頭，眼瞪着，等別輛汽車來，我很喜歡看那兩盞白亮的燈光，在橋下彎路上一閃直照過來。那汽車走過我身旁，呼呼的作響。

我已經屈辱了。我站在河旁被冷氣逼着抖戰的時候，我心裏發出一種情感來，這種情感只好拿『屈辱』一個字來描寫。我忽來渾身抖了一下，我不知道什麼道理，好像把我身子被一陣大風從智慧覺悟的高坡上，捲下到微小驚怕的深淵裏。我兩隻藏在衣袋裏的手緊緊的握着拳，我的手指頭彷彿長乾了，縮成鳥爪子一樣。我想道：『好膽怯！』同時又戰戰的驚怕我幾分鐘前的自殺決心，把幾秒鐘前擲下的鉛塊和不自殺的決心，全嚇忘了。我現在知道那是真正的膽怯——純粹單簡的膽怯，那倒沒有什麼大危險，不過在這個時候我的怕心真是可怕了。我的智慧到那兒去了？我的浩大思想是什麼地方？我呆站在橋上，不敢望一望那底下的流水，渾身發抖得太利害，震得我的牙齒都格格作響。以前我雖然是垂頭喪氣，還能忍着想些法子，量量橋上欄杆的高

矮，用手摸着欄杆。可是我失望想道：『現在呢！』覺得我的腳趾頭癢動；他們（指他的腳趾）不能常貼在磚地上，也想走走動動了，現在……：

在這可怕的時候，我忽然回想起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逃出蘇滑洛夫地方，想起我的麗得司路，想起在路上我採給她的一朵花，又想起那時候我心裏說不出來的驚惶……：所以這（指戰爭）就是我所害怕的這（戰爭）就是我的心所預知的這也就是發生那一朵花和驚怕一段笑談，發生那不敢後望的怕心，發生那盲從前走的推力，這也是使人要藏着，要在地球上找塊地方避難，人的靈魂早已知道他所喫驚的是什麼，所以在人的薄弱肉身裏不止的震顫！

我想道：『我的上帝呵！這全是因為那戰爭，那戰爭呀！』正想着，有一幅戰爭和可怕的畫呈在我面前。我忘了我是在彼得格勒城裏，忘了我站在橋上，忘了我身圍一切的事。我的良心裏祇充滿着戰爭，戰爭又包緊着我的四面。我描寫不出這個感想，這個新恐惶，也描寫不出我眼睛裏湧出來淚珠子——現在這樣思想的時候，我真要痛哭出來。所幸的是有一個人經過橋上，無意中注意了我。他走過去了，又走回來稱呼我。我緊貼着望他那不熟的臉面和眼睛，像在鏡子裏一樣，

但是叫我更是驚嚇。我哭了一聲，急忙轉頭背着他，就跑下橋去，去找莎生卡。

我記不清楚，我在什麼地方坐的單馬車，不知道我給了多少錢車費，也記不得我怎麼樣進的醫院裏，我祇記得我雙膝跪在莎生卡的面前，全身的顫抖，就忍氣吞淚的直言我剛才那瘋癲不連的懺悔……

我的莎生卡是一個聖人，我配不上叫她是我的。她是歸於上帝的，歸於一切人類的；我一輩子要用熱淚拭她的腳，一面頌讚上帝，因為上帝生下了她。莎生卡呵，我黃金的心呵，我的真潔靈魂呵，願降福給你生下的那天誕日！

我像傻子似的，低着頭受罵，但是我在淒哭流淚的時候，稍微聽出她的聖潔教言，她所說的就是：『不要為你的工作擔心，親愛呵；那不要緊的。我以前在這兒有人送給我薪水，但是我那時候不肯拿那錢，現在我一定要拿了，我們跟幾個小孩子還能過個好日子。我們以後要在一塊兒；我們一定要盡力往好裏去做。我現在一定要帶你到家去，你好像受了很重的傷了，你要眼望着那些靜睡着小孩子，要同母親接吻，那真使你快活。你應當休息靜養你的靈魂了，我的可憐親愛』

的伊利亞阿……」

她是從真心中叫出我『親愛的伊利亞』來，她向着我流淚，親我那半白的頭髮。

我低聲道：『不要親我的頭髮，我有一個月沒有洗過澡呢。』

這於她有什麼要緊！到真情發現的時候，也顧不得他頭髮的骯髒了。驚奇的女人！我記不得她以後說了什麼

話；那一定不是我所想得到的話了，不過在那時候我實在是身體疲倦，精神恍惚，祇好靠在牆上，不讓我自己跌倒下去。她離開我一會兒，出去料理好幾件事，我後來稍微心靜一點，就在那間裝滿着人的屋子裏走走，拭去我的眼淚，我的眼睛無意中射到一個掛在牆上套着白布的紅十字架，一時我的眼淚又湧出來了。從此以後我看着那紅十字架同我的莎生卡一般的聖潔。

莎生卡就把我這樣一個人帶回家去。那守門人開門的時候，我轉頭背向着他——我們另外住在樓梯上了。我想說話，但是我的話真可以說聽不懂，莎生卡就不讓我說話。她說道：『現在不要談了，等到你稍微恢復一點，再談罷。我們明天還能談呢。』她在那醫院裏自己請了幾天假。我們到家之後，我也記不清楚有什麼事發生了。家裏的屋子好像很明亮很仙樂的；那些房

子好像預備開什麼宴會似的。

比較橋上的黑暗恐  
惶，自然是好多了。

我親着那靜睡的小孩子，親了一個又一

個，莎生卡喚醒了母親，我就親了她（指母親），我們聚在一塊哭了一場，又歡樂瘋傻的笑了一陣。以後就預備了火壺，我正在喝熱茶的時候，眼淚直溜溜的滾下杯裏去，我歡樂憐惜的叫個不止。

莎生卡在我書房裏替我預備一個牀，她想我在那兒應該靜一些。她把乾淨的白布放在牀上，又給我許多清潔的臥褥，當我鑽進那奇香新鮮的牀裏，仰面躺着，我的手放在被上的時候，莎生卡把一盞青色的讀書燈，靠着我身邊放在一個小桌上，打開一本書，讀給我聽，在那時候，我真覺着好像受了重傷，現在已經復原了似的。我身子的軟柔，祇能睜着眼睛，望着房頂上燈光所照的一片青光，望着那燈，望着莎生卡嫩白的領頸（我只能看見她這一部）那是何等的快樂呀！

她正讀着歌郭里（俄國大文豪）所做的一篇小說，雖然我祇能聽出小說裏一短段，倒很覺得甘美慰樂，彷彿在酣鄉裏遇見新奇的人民，田野和馬路似的，「西蘭芬，彼得羅斯卡，一輛馬車。」我聽見這幾個字，我能看見那新奇的人民，但是前面有那條黑暗的河水，幾輛汽車，在橋上握着我的生客，又來了一輛馬車，鏗鏘的車鈴聲，和一條長而彎曲的大馬路，我那時候已經睡覺了，

不過又竦肩驚醒，後來我看見那一片青光，聽見莎生卡朗讀的聲音，我才進了那甘味平安的睡鄉裏。

到了清早我醒過來的時候，莎生卡依舊坐在一張小桌旁，眼睛裏滿着眼淚。她剛看完我這本傻日記，莎生卡是第二個人來讀他的日記她坐在我的牀邊，全夜沒有睡，她越發得豔貌可近，親愛聖潔的

莎生卡呵！

九月二十五日

我們已經搬到莎生卡的朋友菲瑪基加（產婆）的屋子裏去，我們向她租了兩間房子，這房子以前是一個難民住的。那個難民受了羞辱，被人家趕出去的；我們也是難民。菲瑪基加是一個最滑稽的人，我們可看出來的；她總是笑着。上帝知道我是愛這兩間小屋子，也喜歡菲瑪基加對於我的瘋傻情感的開心話。

我最好搬到宮殿裏去，因為我覺得是君王一般的自由。菲瑪基加養着一隻金絲雀，我就傻子似的站在鳥籠旁邊，看着他的嬉弄活跳，一看就祇少去了半點鐘。

我現在不能談那些要緊事，以後再說罷。

德國人依舊的進攻。

九月二十六日

莎生卡敘述我這樣的人品，我真很難看出我自己來，不過我的天神（指莎生卡）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聽信的。我這樣一個人形真是太可怕了！我這樣的人自然於莎生卡是不配的。當我一心爲自己憂愁的時候，我總忘了她的眼淚；以前她說出每一個溫和的字，我總是咆哮不平的。回答她——好像一隻折斷了骨頭的傷狗似的。我失職的那幾天，我的驚惶和我的驕氣實在太是虛無空大了！別個人失了他們的職以後，一定要低頭哀求，祇有我是太把自己擡高了！別個人失了他們的兒女以後要忍耐着，祇有我一定要大聲號哭，搥打我自己的胸膛！別個人或者燒盡了他們的房屋，損失了他們的財產，就咬着牙屈服着一切的不幸災禍，祇有我一定要心驕胸挺的逆向着那陣惡風！別個人可以打戰，受着苦，祇有人像一個退職的大學教授一般，每到夜裏一定坐着預備我的課程（寫他的日記）教訓那些不順的耳朵，記下仁義道德的格言來。這兒沒有



你的份兒，德意志啊！快到牆角裏去！所有你們這些傻子都要站在牆角裏，祇有我一個人在我們裏面最有情感的人，我一定要坐在大禮拜堂裏，唱我自己的頌主歌！

我不知道莎生卡心裏明白了沒有？她是何等的可親愛呀！她說這（指戰爭）人人都明白的。若真是這樣，那末我以前怎末會那樣眼瞎的？我所以要問這些無用的問題，也是同樣的理由。我現在看得很清楚，不過我是慣了，一定要在上面加一個問號。我多笨呀！

我好像世界上沒有什麼能比得上我心中的明亮了。我現在什麼都不怕，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可怕的；是我自己造出來的怕心。若是德國人真來了，該怎樣呢？若是我們一定要逃難，我們就逃難；若是我們一定要死，我們就死。彼得和琴納現在格外的令我寵愛了，不過若是想到他們要死去，我也不驚嚇的。我應當悲哀的為他們心痛，但是我決不肯低頭屈服那死神，我決不肯請她（指死神）做我的客人！再說怕死的念頭真是可笑；我們所愛的，就永不會死去，這是莎生卡所說的。

昨天晚上菲瑪基加不時的叫我老頭子，在這兒也是『喂，老頭子』在那兒也是『喂，老頭子』

直到後來莎生卡很不願意，她很爲這個動氣，我絲毫都不關心這個；我早就知道她不過是同我開心是了。可是我倒極喜歡在鏡子裏看我自己。假設那指說他是老頭子的一句話，是對的！其實我並不看着很老；沒有人看見我是出四十六歲的，不過就是在我的眼睛裏，在我的笑容裏，和我的應時卽來的眼淚裏稍微差一點是了……可是我還有好幾年可以活下去呢，我同平常大多數一樣的身強力壯。菲瑪基加說我在市鎮裏這樣亂跑，我的身骨一定要硬得多，我倒不在乎她的開玩笑。

除了母親之外，我們全歡喜我們的新家。這真是很難明白，爲什麼這位老太太會這樣氣忿我們搬家的。她完全崩裂了，什麼都不稱她的心。雖然今天是在這兒的第二天，她還是躺在牀裏，臉向着牆，一聲不響的閉着眼。後來我們忽然告訴她，我失職的一件消息，我們心裏還不知道她聽見了該怎麼樣，誰知道我們看見了她，大爲吃驚。她臉上變白了，全身發抖得像一張葉子一樣。後來所有家具都搬出房子了，她仍然不肯離開她的屋子，我們沒有法子，讓她這樣去，她就哭起來。昨天她呼莎生卡去，低聲說了幾句說，要叫莎生卡去找伯弗爾來。莎生卡自然說她要去。

找，後來所幸的，那位可憐的老太太並沒有往下追問。我剛才正進去看她們，她們全睡着——母親，莎生卡，和小孩子。保姆睡在菲瑪基加的客廳裏，莎生卡就睡在這兒。

我把我們所用不着的傢伙都料理好了，賣出去好得點錢，又好鬆寬我心上的擔累。莎生卡同我們又坐了一天，以後就到醫院裏去。她要留神替我找一個差使做做。我真要永遠表示我對於她的崇拜！她從那兒已經跌落進去的無底深淵裏拉我出來了……

菲瑪基加從她的朋友那兒回來，看見我還沒有睡，就坐在我身旁，談了一點鐘對於德國兵攻侵的恐怖事。從她那土色的臉面和格格欲斷的女人嗓音裏，比我看報紙上還要覺出德國兵眼看要攻破我們京城和我們全國的大驚惶。哦，主呵，憐惜俄羅斯！憐惜她的（指俄羅斯）城市，她的人民，她的房屋和村莊！憐惜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應當受主憐惜的，哦，主呵，也並不是要為我們的富足；憐恤我們，因為我們的無知貧窮，正如同你行在地上的時候，你常憐恤那些無知貧窮的！

我現在不能去睡。我要起來做事。我的手懶惰空空的閒吊着，真叫我生氣。若是地板沒有擦過，我應當用力去擦。明天我一定要送莎生卡回到醫院裏去。我現在身體已經很好了，我們不應

當耽擱着，不做事，到後來乾着急，來不及。

唔，最好把我的胸膛長得三十里（俄國里）寬，那末我就能放在一個德國兵的鎗前擋着，做其餘人的盾牌！

九月二十八日

我已經答應了兩處差使，一處是當個難民委員會裏的書記，薪水很少，還有一處是在戰地護運傷兵病兵的職務。我應該就第二個職務，不過若是一定要我做第一個，我也高興的。

母親是更壞了，一天到晚的叫喚伯弗爾。

十一月一日

我拿着一個爲傷兵的募捐箱，四路的走。

十月三日

我以前永遠不會信，那「哭」裏頭會找得出說不盡的快樂來的。以前的「哭」常叫我頭腦痛，叫我的嘴裏發出一種極苦辣的氣味，叫我的心上加一層極笨重的感想，但是現在我覺得，去「

哭」如同去「愛」一樣的快乐容易。在這兩天我手裏拿着一個募捐箱在彼得格勒街道上亂走的時候，我尤其理會出我剛才那句話。越哭、募捐得越多、自然是個快樂。每一個人來給捐，每一個人來發出憐恤傷兵的感情，都使我心中深深的感動。他們是何等的善心！多少黃金般的良心經過我這快樂的眼睛前！

我有一個極活潑的小學生，情願當我的助手，他那喜躍不倦的精神，真提醒了我兩條長腿，支着我的身子不止的前去。我們兩個人一同走到歐乞塔莊裏去，我們在那兒的許多廠工和小工裏面享受了好幾個鐘頭的熱鬧快樂。

那小學生費地亞對我說道：「不要給他們！不要給他們！你要到這兒來，爲的是要拿他們的！」  
「是的，費地亞，你要到這兒來，爲的是要拿他們的。」我笑着他那水晶晶的眼睛，一面說出他這樣樸實的話來。後來我看見一個長鬚的老車夫，遲遲的把他一個銅錢給我的時候，我真是心愛他的手和他的鬚的樣子，我心愛他全身的一舉一動，好像我愛那人類理性上所最寶貴的，千古戰爭所不能侵略的寶物一樣。我也心中暗喜，他們雖然捐助的很少，比在奈夫斯開和木斯卡

耶地方的人捐得少，但是他們都一點不含羞以爲恥辱。有人問我費地亞是我的兒子不是。

費地亞趕緊對他們說道：『不是，我們是朋友。』他聽見了那話，好像心上很不願意的；他或者想着他太大，什麼人都配不上叫他兒子。他堅定要他自己拿着那重箱子，一直到他疲乏了，才肯放手，替我插上募捐的徽號，裝出極威嚴的樣子，這兒那兒的吩咐我。

我們兩人抱着那滿箱的錢，換來換去的已經兩次了。我們抱着箱走路，有我們的勇氣熱心自己鼓勵着，到了後來我們實在連自己的腳都拉不動了；費地亞尤其是累。我們走出一條小街，面向着一個煙囪出煙的棉花廠，我們就坐在一條大木頭上休息一會兒，那時候天色已經漸漸黑了。我們在那兒坐了好久，享受着那榮耀平靜的傍晚，那邊寬內法河上的大艇小船，和霧雲上落日的紅光。我以後永不忘記那天晚上。突然經過一隻汽船，激動了河水，層層的波紋擊擲着平直的河岸，歐乞塔地方的小孩子靜靜的在一隻沿岸蠕動的大船的黑影裏喜躍的弄水，做他們的黑晚遊戲；青色的電光在對岸閃閃的照着。那時候我的靈魂好像已經變成一個新生小孩一般的天真清潔。說話的是費地亞；我坐着極沈靜，他談了好久德國兵的事，後來他也靜着思索了。

幾個兵走過歐乞塔橋，我們在這兒商人的吵鬧聲裏面，聽見他們（指幾個兵）的一段歌聲。

費地亞突口說道：「兵士現在唱着歌呢，他們在那兒？」

「在橋上聽着，靜聽着！」

我們的兵士唱着自然嗓音的歌，並沒有被日日的苦練所破壞，那多快活呀！他們的聲音裏說出他們的壯年，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人民，和俄羅斯自己。那歌聲沉沒下去；天色已經黑了；河岸上電燈的對面照出窗戶和街道來，可是我依舊想着我們的兵士和俄羅斯。俄羅斯呵！驚奇的一個字！好像在夢裏一樣，我能看見一條秋天氣象的村莊小路，燈光在農村裏閃閃的亮着，一個農夫站在他的車上，就是那車上的馬也叫我心愛。我想到他，指那馬匹，首報主恩的終生做苦工；且馬不倦了，不過旁邊的費地亞已經熟睡着了，好在每到晚上，天氣仍然是溫暖着。我拾起他頭上落下去的帽子，很難叫醒他；我祇好用力硬叫他張開眼睛。

他喃喃說道：「我不能再走了！」

「我若是有力氣，一定要抱你走。讓我們一直走到汽船那兒，我們就能坐一輛游車了。」  
費地亞答應道：「很好。」我這位小朋友極心好汽車。

我們兩人一同這樣做工，走了兩天。昨天下雨，很是不幸，我們祇好停止我們的募捐，不過我們的一團高興還照常沒有減少。人人都奮興明照着那秋天的泥土和敗壞的時氣。

我好像正跑到戰地裏，對着前敵呢。

十月七日

母親死了，牠祇是勉強活了好久日子，現在她真死去找她的伯弗爾。她找得着他麼？但是我知道他們全在一塊地方，我的麗得司路也在那兒，當我的時候來到了，我也一定在那兒的。

有許多人現在也是這樣的死去他們（指兵士們）好像被一把樵夫的斧子一個一個的斬下去；每天那片大樹林子要稀少一點。

各種報紙上都傳出一個謠言，說德國兵進攻已經停止。他們從今年春天起，一氣的進攻，現在他們才在利牙（俄國西方海口）和土味斯開的附近地方。雖然這樣說，我們和他們好像祇夾



着一層矮牆，我們能看見他們那毫無憐憫的眼睛恨恨的，看着我們，這日子天天的衰落到黑暗無定的境地裏去了。

十月十三日

人類是何等的可憂可憐呀！他們在這世界的命運何等的難苦，他們那謎語不明的靈魂何等的森嚴呀！人類的靈魂所摸索的是什麼呢？他（指人類的靈魂）在鮮血和熱淚裏爭戰到什麼地步呢？

每天我聽見人家告訴說那些從波蘭和窩黑尼亞地方來的「難民」沿路慘境，我們現在用慣了這「難民」一個字，報紙上常看見，數算他的人數，所以我們實在忘了這個字的意思了。他們那些難民沿着路上，就說在現在這個時候，一定學成了什麼一種可怕的慘象——他們帶着他們轟聲的大車，帶着他們親生的病餓孩子，哀哭着，咳嗽着，還有他們的飢餓吽叫的老牛！他們有多少人數呀！許多國家從這兒搬到那兒的，好像「命運」的妻一般，轉頭呆望着他們後面市鎮和村莊燒着的黑煙紅火！聽天由命沒有那樣許多車和馬來替他們搬家，所以人常聽見他們駕着小

牛和大狗，有時候人自己來搬用品，他們要拉着他們自己包裹，好像在古時候一個人要謀生活，一定要背着自己的財產所有物……

要意思出我們街道上所看見的境象，那真是好難了！難民們在常時荒涼泥土的小街上一排排的走下來東擁西擠的，好像在放假日奈夫斯開地方的人衆一樣。這種莫名其妙的魂力要逼迫我們多久呢？

今天又有一件憂愁的消息，巴爾幹人已經攻擊我們西伯利亞一處地方叫做克納耶維基，就是這塊地方，我們也沒有人來憐惜。兄弟要對殺兄弟，人的靈魂想到這種族，指西伯利亞地方。將要

滅亡，想到那稀草的大片空地還沒有刈草人的鑿刀去憐惜他，真要越想越發抖的。他們心中是何等的焦急，要等着聽着那邊進攻的聲音！他們來了！要滅亡西伯利亞人種倒是不十分難的，可是報紙上告訴我們說，土耳其人殘殺了八十萬亞美尼亞人，東土耳其的一省。是不是但是我爲什麼要說到這兒？我慟哭了又慟哭；我憐恤他們一切的人，每次我的心總要被一件新災禍所撕破的。我不知道我應當禱告上帝去懲罰巴爾幹逆賊好呢，還是去低頭歸屬給人類靈魂所不可思

議的奧妙裏呢。

我無意中看見可憐亞美尼亞人的一段新聞，真叫我氣悶怨恨，勝過我的憐心和眼淚。這真使我全夜不得安臥，好容易氣纔下去。下面一段事是一個親眼看見的見證人所說來的：我把他一個字一個字都寫下來。「最可怕的慘景是被一個親眼接的人所看見，祇有他一個人在比特里斯看見的。他還沒有到比特里斯，在一處樹林裏的時候，他走到一堆新近被殘殺的男子，他們旁邊有三個女人，滿身赤裸着，綁着腳顛倒掛在上面。在那些女人裏有一個身邊躺着一個一歲多的嬰孩，張着兩隻小手臂向着他的母親。那母親還活着，她的臉上充滿着血；她也張着她的手臂向着那嬰孩，但是他們彼此都碰不着。」

我的眼前呈着這幅可怕的慘畫，叫我怎麼睡得着？我剛能喘得上氣來，熱血也湧上我的頭裏來，好像我已經被人家綁着腳掛起來一樣，我不時的幾乎塞住氣。我並沒有流眼淚，真奇怪；我的眼淚在那天晚上已經全乾了。那時候我是一肚子的氣；我要當面罵那些惡犯。我一點都沒有說到那些新近被殘殺的男子——請問，我們自己沒有看慣了男子像一頭羊似的，不過臨時動

心麼？在戰場上殺人，請問在我們自己的殺羊場裏，那些「新近殺死」的羊還不夠多麼？  
一個  
男子不算，但是那個女人和那個嬰孩呢！那女人和那嬰孩……

她還活着；她或者還可以那樣吊着，頭在下面，掛半點鐘，掛一點鐘。那熱血湧上她的腦子裏的時候，她的眼睛一定有何等可怕的紅血圈呀？她怎樣呼吸的？她的心跳得怎麼樣？可是她在眼前的暈迷紅圈裏，在死前的黑霧裏，還能看出她嬰孩的影子；她祇能看出她的親生孩兒，隱約在她的眼前，所以她要用盡平生的力量，伸開着她那紫色的手臂，擽着她那紫色膨脹的臉面向着那嬰孩。無論什麼生物人類，看見了那可怖紫色的臉，都要大驚失色的，而且那清白無辜的嬰孩用盡乳力，想拉着她，仍然知道她是他的母親。但是他們彼此都骹不着。」

那天全夜裏，我做着惡夢，想連接那些伸着的手臂。我每次好像成功了，那手要摸得着了，彷彿這樣一摸，就來了無窮榮耀的生命，但是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魂力拉開了他們，也把我離開了他們。我自己身上一抖，就醒過來了（我很懊悔我已經戒止了吸煙，要不然在那時候正可以吸煙，安慰我自己）。但是那惡夢又回來了，這好像是無頭無尾的。我又想連接他們的手；他們好

像又近了；但是那莫明其妙，不可思議的魂力又拉開了他們。我那湧上頭來的熱血和那失望幾乎使我寒着氣。那惡夢後來越發真可怕了。那些手不再彼此伸開了，都是伸向着我，向着我的喉嚨，那些手好像魔鬼般的握着我喉嚨。那手不僅是四隻，是有無數的無數……：

菲瑪基加聽見我的急叫呻吟聲，就趕緊跑進來看什麼事。她給我幾滴伊打酒和甘松根，後來我看見了活人就安慰了一些。她去了，那惡夢又回來了，不過沒有那樣利害。四隻手仍然空空的想彼此相摸，我就在我們的公事房裏，揮着我的長手臂，站高着演說這件慘事。那天晚上一直到早晨，我纔睡了一個無夢的安眠。今天我腦子裏滿着許多奇怪的思想 and 感動。我看見一對手，我就呆望着，或是急忙着，或是遲緩着一心希望着他們（指手）的連接。我想到莎生卡的母親，和所有人的母親。我不知道一個母親為什麼看不出她憂愁自己的兒女時候，她也注意着別個母親的兒女，為什麼看不出人人都是這樣憂愁的？或者她們已經看出了罷？這件事很簡單，一定沒有別種魂力從中作鬼。誰在那兒要連接，和誰去阻止着他？那見證人說：「但是他們彼此都殼不着。」

我的安神離我去了，我的憂鬼又回來了，那眼淚又流出來了。我們全是同樣的不幸，那末我能罵誰呢，我能審判誰呢？受苦痛是普遍全地球的；手對手常時彼此伸向着，而當他們——「母親地球」和她的「兒子」相連接的時候，那「大解決」就到了。按地球是母親，人類是她的兒子，人類活着總是吃苦，人死了，歸在地球裏，百萬辛苦，一概消去，就是大解決到了。但是我決不活着眼看那「大解決」並且我做了什麼事，配看見這個？我已經住着，像一個「細胞」，我一定要死去，像一個「細胞」。我祇有一件事能夠懇求命運的，就是我的受苦和我的離世千萬不要白白的費去，我這兩樣都甘心耐受的，但是我不能把我自己完全沉溺在這無望的怨海裏，我的心還熊熊的火熱着呢，我伸開着手，呼喊道：「來呀，讓我們連接牽着手罷！我愛你們，我愛你們……」

我的熱淚就急溜溜的流下來。

（安特立夫於一九一六年正月二十七日著畢）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下卷終